



文澌初編卷十六

錫山錢肅潤楚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伍胥復讐論

吳偉業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曰壞宗廟。徒陳噐。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

子胥操鞭揮笞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
 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
 干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典師而
 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逮楚釁而後
 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
 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疆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
 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於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
 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伎傾世臣而

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
 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
 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
 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
 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其所以
 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
 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廢毀宗
 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槩反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
 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之十七

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
 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僂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
 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
 ○仁○智○夫○其○無○此○事
 且智者為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
 ○孝○字○者○眼
 復讐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
 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其襄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
 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汗滫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
 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
 ○此○事
 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所

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於君之尸○曰吳蠻俗也○其
 君臣逞其兇威而蹈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
 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戌之妻○夫
 費無極○殺伍奢而囊瓦殺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
 ○此○又○不○辨○可○明
 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郢也○郢公辛之弟懷將
 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
 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冤○其不受誅
 明矣○非郢公比也○君子固以復讐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

吾讐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壟，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後之紀事者，甚于胥之復讐，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讐也。子胥之所遇者，讐也。故君也。故君可讐，而不可讐，非可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於復讐之義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錢礎曰：曰君父一理，忠孝一心。此論出伍公方，是完人。

嚴子陵論

魏裔介

箕山潁水，世傳其節，而不見于孔子之論述。若史傳所載嚴子陵，以光武故人，被召不屈，卒釣嚴灘，名高千古。其曠代之真隱，避世之奇士乎？余曰：否。否。子陵用世之士，非避世之士也。於何知之？於其答侯霸之言知之。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于光，光曰：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是子陵欲以仁義濟世，已微露其端矣。霸得書，奏之帝。帝不深維其旨，以為狂奴故態。雖車駕幸館，撫腹談笑，升輿嘆息，相對累日，於以論述故舊，則可耳。非子陵受聘之初志也。帝

之言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張目熟視曰士固有
 志何至相迫自其言視之若志在掛瓢洗耳矣寧知光之羊裘
○尋○出○子○陵○對○手○
 釣澤以呂望自居也三反後至以伊尹自待也伊呂自待當以
責備得是
 伊呂處之光之志斯得行矣奈何以諫議大夫相吏欲與周黨
 王良同其禮遇不亦薄待子陵之甚耶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
 昔時光對曰陛下差增于往意其貧賤之時交稱爾汝諄諄仁
 義之言必大有所開發于帝今茲之來將以丹書敬勝敷陳使
 斯世登于三代也而帝身居至尊有其一以慢其二不復求益
 此子陵之足所以直加于帝腹欲悟帝而帝終不悟也可勝惜

哉古之聖賢論道德不論勢位故上下相得而益彰子陵以文

王成湯待光武而光武之待子陵乃不如桓公之於管仲富春

之耕桐廬之釣悠悠千載此志竟誰識之○挽○到○志○字○或曰光武不任三公

而任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

有之子陵剛介入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豈能堪此

與其用而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子陵誠

為知幾范文正公作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帝之大微光武

不能遂先生之高是二者之論皆近之矣而未足以盡先生之

志也若夫庸流俗子艷稱夫客星帝座之說此又瞽史之見何

足論

蔣虎臣曰卓解卓識單以高節美陵非知陵者也陵必愴然見光武立法用意不得如古帝王乃以一去動之人疑子陵于帝少情不知正情深故人之極致也先生此論可謂千古知已

錢礎日曰子陵洵是伊呂一流人光武不置之三公而但期為諫議淺之乎視子陵矣嗚呼子陵之不用漢之所以卒為東也歟

魯隱公論

華時亨

嘗論隱公其事皆悖乎忠孝而原其心則非亂臣賊子之心也起○便○斷○定○隱○公○一○生○即其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獻六羽仲子者何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隱欲讓國立桓故為其母立廟則隱公之心猶是泰伯宋穆之心也問于衆仲以諸侯宜用六且仲子別立宮不敢同群廟之八佾于是初獻六羽日初前此皆八佾也然則隱公之孝敬慈讓亦其天性然也獨惜其闇于大義又無賢明之臣以佐之而臧僖伯死日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加一等以追念諫觀魚

而弗聽也○然則隱公豈可謂復諫忍詬者哉○使居于王所者皆
 公子彊也○以旦夕承弼厥辟○是一令主矣○是故滕薛尊長而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卒長○滕子其凜凜乎○天王之戴也哉○惟其
 大義未明○天王崩而不會葬○乃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以下得春秋責備之義
 王賵諸侯之妾以譏亂法紀履綸來逆女不親命而使大夫以
 志變常無乃厚施于君而自菲于儀矣乎○且七年天王又使凡
 伯來聘矣○九年天王又使南季來聘矣○不聞魯遣一介以如周
 王崩致使武氏子來求賻亦未嘗一往弔焉○而諸侯殷交聘問
 朝遇會盟則何數數然也○元年三月及邾儀父盟于莒○至八年

且及莒人盟于浮來矣○
小邾曰人則又微者公奈何降以
 相從有若是哉○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以桓宋出也○欲立桓
 故以通宋而四年又遇于清○將葬痛之盟若不期而遇者然隱
 然有家人父子之禮○有嘉會無違心也○迨宋乞師伐鄭○公不許
 公子鞏固請而遂帥師○春秋書鞏而去其公子者○無君也○鞏乃
 會宋陳蔡伐鄭而非公志也○鄭敗宋公欲救之○因宋使失辭而
 止○鄭人乃得乘其間矣○于是來輸平○先是公為公子時曾為鄭
 執于狐壤○鄭方欲修怨于宋○懼魯以宿怨助宋○幸寢則德魯○餌
 魯且欲大用魯○日輸納也○日平成也○且使宛來歸衾魯遂會鄭

伐宋得郟及防九年又會齊侯于防以伐宋之不供王命而齊亦不顧宋有瓦屋之盟矣十年又會齊鄭于中丘以鞏決帥師之期獨不思始與宋好為宋伐邾弗恤邾有莢之盟也若非宋使失辭且憫然稱兵于鄭矣何乃始會宋以伐鄭繼即會鄭以伐宋反覆詛盟惟利是見敗宋師于菅而鄭師入郟郟取于我矣鄭師入防防又取于我矣十一年時來會鄭又會鄭以伐許釣鄭之餌既為之伐宋以報怨又為之伐許以益地贖貨無主矣鄭師入防防又取于我矣十一年時來會鄭又會鄭以伐許

兵 役亦惟是貪其土田享有長利耳孰知鍾巫之禍忽起不測

公平之前 惟隱最無罪隱欲

讓桓桓乃弑隱天理人情尚可問哉獨是隱之大節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公不臨故不書是無父也而其立也上不稟命于天子下不承國于先君諸大夫扳已而立則立之故春秋但書春王正月而不書即位是無君也甫即位即會戎於潛始猶請盟而辭至二年秋八月庚辰遂為戎盟于唐春秋書日以謹之是無中國也人至無王無父無中國人禮絕矣即欲不弑其可得乎若夫無駭帥師入極費伯帥師城郟罪其擅兵五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郟七年城中丘罪其輕作害民城且渝制此皆不足為隱道矣

罪狀歷歷數出

錢礎日日隱公畢竟是春秋時一賢主惜其心可原其事不能無議耳得此尚論卓識鑿鑿言之一生功罪斯為論定隱公于千載後亦當頰首稱服矣。昔年仲通先生授經于劍光閣中一時五經具有發明而于春秋十二公尤多快論今世兄子瞻出其書讀之手不能釋惜集中不能盡載謹錄一首以為全集之光云

許世子止論

陸圻

聖人之設名教也常因人情而為之制於賢者或有責備之條而於亂賊必無過督之議使人知其道者之可以免也而後○適○如○陽○秋○悚然有所顧而不敢悖今夫人所為名教之防者莫大於父子矣禮有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此聖人之大法謂不如是不足以教孝也然而以為子不嘗藥而其罪即等於弑父橫加之以惡名而曾莫之恤則又非聖人忠恕之義也○聖○人○心○事○如○見○聖人之欲人人罪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不至于移輕情為重辟而鍛鍊而周内之故人子之于親疾也其不孝

者有不為之投藥者矣。亦有不及視藥者矣。等而上之而廼有
 不嘗藥者焉。今人子一不嘗藥而遂被以弑君之名。則將使僮
 昏疎闇之輩相隨入獄。而蔡般楚商臣之徒。反得援此以自譬
 于天下。是激人于為惡。而有以勸登其不肖也。商君之法。刑棄
 灰于道。李斯因之。講督責之術。其後人知小罪之必死。故發憤
 而為主崩之勢。秦卒以亾夫名教者。天下之所賴而治也。而豈
 同于是乎。故余以為不嘗藥而指為弑父者。此非聖人之言也。
 古者父子異官。故文王雞鳴而起。一日三朝。若雞鳴以前。王季
 有卒然之疾。卽以文王之孝。猶有不及躬親者。而况乎禮設奔

喪之篇。有戴星哭泣之文。凡人子之奔喪者。皆不及嘗藥者也。
 聖人又何取于弑父之人。而曲為之禮乎。乃春秋書許世子弑
 其君者。先儒多以世子為不嘗藥。余考之左氏。然後知其非也。
 許悼公癘。飲世子止之藥。卒杜預以為止。獨進藥。不由醫人。夫
 世子之家。非為乏醫而病癘之證。不至卽死。今世子何故乃必
 欲以其父嘗巧。而悼公遂應手以告斃焉。此其曖昧之跡。不能
 為世子解也。雖悼公既死之後。世子頗以其位讓。廼嗑不容粒。
 哭泣未踰年。亦死。此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其事。則非
 世子之所得辭也。今有嬰兒戲擲劍器于座。至于殺人者。雖出

于○誤○然○不○可○謂○非○嬰○兒○之○弑○之○也○况○人○子○之○於○父○乎○聖○人○之○于○
 許○世○子○也○未○嘗○不○欲○原○其○心○以○為○之○寬○也○寬○之○而○為○之○末○戒○則○
 將○以○刀○挺○之○弑○為○有○罪○而○藥○物○之○弑○為○無○罪○於○是○乎○王○莽○之○椒○
 酒○梁○冀○之○煮○餅○得○以○紛○然○雜○進○而○動○輒○言○誤○以○為○之○解○免○故○聖○
 人○寧○厚○誅○許○止○以○峻○名○教○之○防○所○以○別○嫌○疑○而○杜○亂○賊○之○萌○也○
 大○抵○春○秋○之○法○誅○意○與○誅○事○並○行○而○後○天○下○後○世○之○惡○人○不○得○
 以○藉○口○大○要○歸○于○使○人○愚○而○已○書○晉○趙○盾○弑○君○者○誅○其○意○不○誅○
 其○事○也○書○許○世○子○弑○君○者○誅○其○事○不○誅○其○意○也○晉○之○恭○世○子○漢○
 之○戾○太○子○並○受○禍○于○讒○人○而○漢○太○子○不○免○于○戾○者○亦○以○不○幸○而○
 有○其○事○也○嗚○呼○人○至○于○弑○父○之○事○而○不○幸○而○有○之○則○其○夫○有○心○
 也○亦○不○遠○也○

錢○礎○日○日○許○止○不○含○藥○物○所○以○被○弑○君○之○名○此○定○論○也○不○經○
 麗○京○拈○出○則○千○古○聚○訟○無○由○息○矣○識○固○超○卓○辭○復○正○大○此○真○
 讀○書○論○事○之○文○

荆軻論

曾燦

世之論荆軻者以為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于輕刺秦王以亡
 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為此不足咎軻也軻之咎在聽
 太子丹劫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顧欲以
 齊桓公之所為望之耶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劫千乘之主既
 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
 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
 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賂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
 而曰寔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璧璧至

証得妙

千古定論

終不予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于親愛之時，不旋踵而背之。若遺跡之不足計，今乃欲劫秦王于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于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軻不聽丹計，當圖窮匕首見時，不把袖生劫王而急手以搤其喉，出繻縷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王死而李斯、趙高之屬，各為朋黨以起釁于內。太子丹合六國之餘燼，以攻其外。秦之為秦，未可知也。吳諸樊門于巢，巢牛臣隱牆而射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始皇死，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爭而得立。則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畧。嗚呼！軻之計誠出于此。雖

此計誠工，惜不及刑，卿惜著。

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光武輕騎按行銅馬，而察罕以此敗。後世效郭令公以見執者，比比也。夫欲謀大事，不能知敵之為人，以定其計，而妄希古人之所為，其亦殆矣。錢礎日日生，劫秦王以反侵地，計誠拙也。急手搤喉，出繻縷之血，固是妙着，但恐天許始皇以二世之暴虐，即匕首而申，亦有不能立死者。然讀青藜此篇妙論，亦令人拊掌稱快矣。

○醒○多○少○憂○憂○

○一○結○喚○

韓信論

周弘

太史公張良贊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
 老父手書○亦可快矣○後人論韓信事○因謂屠少年之有功於信○
 不減圯上老人之於良○予誠不知屠少年何人就使其果圯上○
 之流而隱於屠者○亦必不能有功於信矣○老人語良曰○孺子可○
 教○則當時之不可教者多矣○信也志於富貴人也○豈得與良比○
 者而亦將教之耶○稽高帝佐命臣○所稱三傑者○良與信實竝列○
 而謂信不逮良○何也○善觀人者○觀其心○良之事漢○非為漢也○為○
 韓也○其心忠也○義也○信之事漢○亦非為漢也○為富貴也○其心貪○

先論心後論事屠屠剝出

具眼看出見得真說得破

也○驕○也○有○良○之○心○雖○不○折○之○以○納○履○必○能○成○其○忠○與○義○有○信○之○
 心○雖○或○辱○之○以○袴○下○不○能○改○其○貪○且○驕○試○以○其○事○徵○之○史○稱○良○
 為○韓○報○讐○博○浪○之○擊○秦○人○大○索○不○得○此○其○智○必○深○其○謀○必○密○已○
 非○若○荆○軻○之○輕○用○其○術○自○取○滅○身○促○亡○其○國○者○卒○也○假○漢○之○力○
 以○行○其○始○終○為○韓○之○志○假○赤○松○之○遊○以○掩○其○為○韓○之○迹○而○并○以○
 消○漢○帝○之○疑○其○視○人○間○之○富○貴○如○棄○唾○涕○不○少○顧○惜○故○能○超○然○
 遠○於○菹○醢○之○禍○若○信○之○不○免○也○論○者○謂○其○禍○起○於○假○王○之○請○自○
 恃○其○功○而○望○報○於○漢○其○智○不○逮○漂○母○遠○甚○蓋○信○之○心○惟○知○有○富○
 貴○自○其○未○登○壇○之○日○而○已○然○矣○以○其○欲○富○貴○之○心○而○失○其○保○首○
 貴○自○其○未○登○壇○之○日○而○已○然○矣○以○其○欲○富○貴○之○心○而○失○其○保○首○

領○之○智○即○有○圯○上○老○人○其○能○如○信○何○哉○且○信○何○以○不○死○於○屠○少○
 年○之○手○而○甘○出○袴○下○耶○無○富○貴○之○當○前○而○重○其○死○也○自○重○其○死○
 何○以○不○慮○高○帝○之○疑○而○以○假○王○請○耶○富○貴○之○當○前○而○忘○其○禍○也○
 子○故○曰○信○非○良○比○也○使○屠○少○年○果○黃○石○之○流○亦○必○不○能○有○功○於○
 信○也○噫○世○之○貪○富○貴○而○隣○於○禍○者○比○比○矣○有○遇○於○塗○者○焉○一○言○
 可○師○則○師○之○無○使○人○謂○孺○子○不○足○教○也○則○雖○謂○市○上○之○賣○菜○傭○
 未○必○非○今○之○赤○松○黃○石○也○可○或○又○曰○信○所○遇○漂○母○非○婦○人○必○秦○
 漢○間○隱○君○子○嗚○呼○母○不○望○報○信○何○足○以○知○此○哉○

錢礎曰信本貪富貴之徒其視良報讐為心薄功名而不

屑爲者何啻去而萬里非少年之必不如老人也緘齋謂信
非良比即使少年果若老人亦必不能有功於信此其公平
之論其文深沉雄渾亦從讀書涵養中來

讀韓子歐陽子

湯思孝

余讀韓昌黎氏歐陽氏之言爲三復其篇章留連其風議未嘗
不喟然嘆曰嗟乎品則正矣辭則美矣惜乎其未知道也或曰
昌黎氏曰愈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而永叔
亦謂知古明道履于身施于事而又見于文章其說也如是曷
爲乎不知道曰文者載道者也道有淺深則文有輕重孔孟之
文孔孟之道也韓歐之道韓歐之文也韓歐之道則竊取孔孟
之道以爲文而未能自有其道也未能自有其道則卽非孔孟
之道之至也今有人焉累金億萬而出其餘以作室梁之棟之

分○量○鎔○銖○不○爽○持○論○何○等○疾○正○

○

○聖○矣○

丹之獲之於是望其門牆窺其堂宇魏焉煥焉翬飛而鳥革焉
 至其室中之所有飲食服御珍奇瓌瑰之物不必一一舉以示
 人○引喻純是○大蘇筆意也有賃役于其家者出入其門牆周歷其堂宇遂欲誇耀於
 人謂是魏焉煥焉翬飛而鳥革焉者吾則已居之也至詰其室
 中之所有亦時偶覩其一二而欲妄測以既其他則不覺或當
 或否未有不茫乎其若失怙乎其靡措也嗚呼韓歐之于道亦
 若是焉耳矣然則子惡乎知之曰於其辨佛氏者知之佛氏之
 說曰吾心至廣大也空虛之在中心如片雲之在太清也舉世
 有為之法則泡影也倏去倏來自形自色變化紛綸若滅若沒

厥緒億千本涵于一以為無則萬象羅布以為有則一物不立
 驟聆其說似恍惚詭誕不足信然此實道體之固然而非佛氏
 之私言也今夫易之所謂極吾心也乾坤之于極亦片雲也由
 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六十四其間陰陽之消長

洞見道体 卷之四論

剛柔之屈伸鬼神萬物之情狀爻象時位之錯行以逮屯蒙否
 泰姤夫剝復之參互而倚伏環轉而縱橫者亦皆泡也影也而
 極體固自若也書之所謂中吾心也然而堯舜之禪讓湯武之
 征誅伊周之宰輔孔孟之道途帝王師相之升降古今治亂之
 乘除亦未嘗不片雲不泡影也而中體固自若也故曰此則道

體之固然而非佛氏之私言也。若是者皆韓歐之見之所未及者也。夫佛氏之言心即吾儒之言性也。性而後氣氣而後形形氣合而有身有身則有欲修其身息其欲其性乃復佛者曰吾欲修之息之復之也。則必無盜無淫無殺也。於是出其所得以立教充不殺之至則惜命而蔬茹充不淫之至則無後而不娶充不盜之至則循乞而受施離愛遠俗統紀道絕遊乎方之外遺世而蟬脫返性之虛還歸無極此佛氏西竺之教所以修其身息其欲以復其性者也。聖人曰吾欲修之息之復之也則必無耳目口體之是狗而仁義禮知之務全也。於是出其所得以

是使見者信服

此中分合之故能確指其所以狀

立教視聽明聰言貌恭從君父慈惠子臣孝忠睿思先覺火滅修容而又等威以節之音樂以和之政教以擾之刑賞以勸之抑且辨氏族別婚姻以防淫焉安萌芽禁胎夭以慎殺焉嚴取與戒苟得以謹盜焉至者從心而不踰次者規矩以迪躬凡民共由而寡過萬物交制而兼容誠乎方之內順世而春融率性之正應運無窮此吾儒中國之教所以修其身息其欲以復其性者也。若是者亦皆韓歐之見之所及而終不盡見其體用之備也。蓋西竺之俗僻以馴故其教也簡以真中國之俗褻以稠故其教也詳以周以中國之教教西竺是章甫而個漁也以西

竺之教教中國是裸裎而郊廟也此易地皆然而互施各戾者也世傳釋氏從流沙弱水數千百里外來極遠其教為天人神鬼所呵護又極尊又能設戒投律為刻苦難為之行以聳動觀聽而更即吾儒惠迪從逆餘慶餘殃者推廣之演為輪迴報應若掌畫而指數極可駭可愕而隨以懺罪祈福之法誘其後於是習其教者咸不恤傾家捨身招搖徒類而往從之然而山林避世之士棲巖嘯澗之儔精修靜悟獨善其身峻範孤標嚴相砥礪斯則可矣乃吾中國之黠者襲為汪洋無畔岸之說影響欺譎紫鄭奪真身醉醉而無父無君口寂淨而邪妄營營餘若

奸蒙之氓一倡百和逃力役逋稅賦簧煽愚瞽耗四民之食而游手惰廢是德之穿窬也天之賊民也中國吾儒之大蠹而即西竺佛氏之大蠹也浸假而風俗靡之倒懸上下訛消貴賤父谷了陵主履僕弁戚昵殊屬道路儕眷內外不虞男女銜玩禮化淪胥必趨於亂又浸假而人主惑之朝梵夕唄氣怠志荒剝民竭藏金偶赭墻犧牲不備天祖不享戎戰不警邊鄙不防姑息慙惡放逸貞良紀綱紊裂必趨于亡嗚呼害可勝言哉是故言其道非必盡異于吾儒言其教則不可槩行于中國此其為論王氏通蘇氏轍亦頗及之而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今昌黎

推究到此深切而痛快

深武其明鑿也

其亂吾道正在此

氏不疏其源流不衡其顛末而遽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將何以服其心也歐陽氏謂當修其本以勝之而究其所謂本者又止區區蒐狩喪祭鄉飲酒諸禮制度文為之具吁抑末矣是湖源沿流窮詰本末韓歐亦言首正告天下曰其道則吾心性所自有也無分乎儒與釋也其教則非吾中國所可槩行也苟仁義禮知之務全而耳目口體之罔徇固遠過乎其茹蔬不娶而受施也惠而吉逆而凶積善而慶積不善而殃雖若有主者憑之而實人之自為也非可媚佛而祈媚佛而解也即欲媚佛而祈媚佛而解而佛亦不受也彼逆其流而吾順其勢彼矯于情而吾制以義則是釋鯨而儒

禹也水之不從鯨而從禹也審矣人之不從釋而從儒也決矣

至此方知不是接釋人偏所儒于釋

若夫儒不治儒之道而陽趨釋之教吾中國之黠者暨奸蒙之氓偽治釋之道而借以溷吾教併陰壞其教者皆聖主之所必驅而四裔之所不畜也嗟乎障狂瀾而使之東夫如是庶幾其有瘳乎何韓歐日習聖賢之緒論而不究道體之固然也我故曰韓歐之不知道於其辨佛氏者知之也雖然迹二人之生平愛君憂國好賢嫉邪慕親信友能以名教為已任而忠厚伉直藹然毅然之氣往往溢于篇章風議之間則其品之正而辭之美也其又可見少乎哉

樂振之曰若使宋儒見之又增一番饒舌矣陳同父自謂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開拓心胸推倒豪傑其持論視此何如也
畢竟偏鋒處多當時理學諸公不願引為同道若元祥洞徹
道原言辭醇正雖宋儒亦當嘆服其所見之甚深所論之甚
確即欲饒舌夫何從

錢礎日曰昌黎原道永叔本論是兩公一生命脉亦是兩公
集中命根元祥偏能搜出弊來一一折倒其議論正大實有
見得大頭腦處非徒泛然闢佛老而已昔唐書稱原道篇與
舒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余于斯篇亦云

蒯徹論

陸次雲

天下○惟○異○人○能○為○異○事○韓○信○死○而○有○能○為○信○存○孤○者○吾○以○為○非
第○一○結○他○人○必○蒯○徹○也○粵○中○之○有○韋○土○官○雄○踞○海○壖○等○於○大○國○自○漢○而
及○今○矣○可○作○韓○世○家○韋○土○官○者○韓○信○之○裔○也○當○日○者○鐘○室○難○作○信○已○族○誅○既
無○後○矣○而○瘴○癘○之○鄉○復○有○為○之○後○者○南○粵○趙○佗○存○之○也○趙○佗○胡
為○能○為○信○存○後○相○國○蕭○何○託○之○也○其○所○以○存○之○託○之○有○徵○乎○何
致○之○書○猶○在○也○佗○賜○之○券○猶○在○也○勒○之○鼎○彝○者○可○考○也○不○姓○韓
此○一○事○佗○足○不○朽○而○姓○韋○者○存○韓○之○半○也○佗○可○謂○不○負○何○託○矣○而○何○之○以○信○孤○託
佗○者○緣○族○韓○之○日○有○信○之○客○匿○孤○以○託○何○也○夫○存○孤○之○事○何○義

高矣○佗○義○高○矣○而○為○之○客○者○其○義○更○高○而○不○知○其○客○之○為○誰○吾
 以○為○非○他○人○必○蒯○徹○也○何○也○徹○蓋○心○乎○為○韓○者○也○使○當○日○相○君
 之○背○其○說○得○行○信○為○漢○高○徹○作○留○侯○矣○而○其○佯○狂○以○去○去○而○為
 巫○逆○知○鬼○死○狗○烹○之○事○將○不○旋○踵○去○則○可○以○不○罹○其○難○為○巫○則
 可○以○出○入○王○侯○之○第○而○無○疑○豈○無○意○哉○其○為○存○孤○計○者○豫○矣○且
 雲○夢○之○遊○何○與○高○后○計○之○者○也○其○族○信○也○何○亦○未○嘗○不○與○其○議
 而○為○之○客○者○反○匿○孤○就○何○求○為○存○後○此○非○有○徹○之○忠○不○能○非○有
 徹○之○膽○不○敢○非○有○徹○之○智○辨○不○足○以○動○何○之○聽○生○其○哀○憫○之○心
 而○遠○託○於○佗○也○蓋○文○通○子○房○之○流○也○淮○陰○不○能○用○之○而○高○祖○不

能○殺○之○者○也○咸○陽○就○捕○勢○必○受○烹○以○跖○犬○吠○堯○一○語○全○生○無○害
 能○保○其○身○者○斯○能○保○人○之○孤○而○不○可○測○故○吾○以○為○非○他○人○必○蒯
 徹○也○惜○九○原○之○下○不○能○起○相○國○而○問○之○矣○設○能○起○而○問○之○有○不
 以○為○然○乎○吾○知○信○之○門○無○二○客○也○

汪東川曰奇論破空而來天荒獨闢

高澹人曰不熟讀三傳者不知此文章法之妙

錢礎曰曰徹心乎為韓一語道着心事如初有楚漢分爭之
 言繼又以震主功高動之其為韓之心何切也惜韓善其言
 不能行其計耳至於臨刑乃曰悔不用蒯徹之計到此愈信

得徹是好人安得不以孤相託託孤之說正史雖無明文揆
之情理實亦有之得此千秋具眼看出覺齊之崩徹遂與趙
之程嬰並傳不朽

淮陰少年論

許承家

史載韓信從淮陰釣城下屠中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能死
出我袴下信熟視俛出袴下蒲伏于是論者服信之能忍而謂
少年之侮為可惡也嗚呼是何小視少年而並小視信哉夫韓
先○斷○二○句○信屠中之少年即張良圯上之老人也信英畧蓋人帶刀劍出
入里閭又家貧不能治生商賈夫挾蓋人之才氣而貧無一錢
自非周公孔子未有不目眦而髮裂者少年何人乃獨起而侮
之嗟乎市之人有醉者其左右扶持且恐觸其角而批其鱗况
以至貧無賴之徒携佩刀橫蹋道路人將竄走遠引之不暇而

文淵 十一 堂定本

顧競而辱之哉。且其言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史稱信無行，未必不殺人。少年雖善侮人，斷未肯以我之生死而邀他人之一蒲伏也。蓋少年者固決知韓信之不死也。信帶刀劍釣城下，從古無佩刀而漁。少年固心異之矣。又少年與信同起淮陰，其英傑發露之概，必有他人不知而少年獨知之者。負奇畧長貧賤，甚至一飯不足以贍口，則其氣日習于憤爭，而其性益猛擊而好殺。異日得志叱咤暗啞，其去一將之能幾何哉？少年者蓋恐信之為樊灌之儔，而顧出于此者也。折其氣則其學益牢，阻其鋒則其才不至于後頓。故圯上老人曰：為我取履，良即

忽將張韓合論

跪進履。少年曰：出我袴下。信即俛出袴下。四人機穎悉敵在良與信，不以為卑。而老人少年亦處之，不以為泰。不然天下豈有彼跪進履而我以足受之，彼俛出袴下而我不急讓之者哉？迨其後良奉教老人而為帝師，封萬戶退而辟穀，全其身而信一則曰請立假王，再則曰羞與絳灌伍，盛氣凌物老而不變。則少年于信為嚴師而信于少年不得為良弟子也。今讀少年侮信之言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正詞不阿，氣嚴而栗。雖師之于弟，父之于子，豈過是哉？他日信至楚，召辱已少年為中尉，且曰：此壯士也。英雄果于報怨，信不報而壯之，可以知之矣。

說到此信能不心折

古若懸河

愚故曰漂母飯信愛以姑息者也少年侮信愛以德者也圯上
○收○得○老○老人屠中少年闕一焉不可也

劉震脩曰不是擡高少年磨礪英雄之道恰是如此文章踈
宕有奇氣張文潛諸論不足多也

錢礎日日尋出老人來與少年作對洵是敵手但韓信末後
一着輸却張良畢竟是少年教信不如老人處余因師六之
論而并推究及之

張良范增論

陸志熙

或問張良范增何人也曰王佐才也皆王佐才而一成一敗何
也曰擇主異也雖然其所以佐之者亦異夫王者之與地利與
○論用人而已地利既得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既得則地可拓
守可固天下雖大不難扼吭拊背而制之也若大勢未得徒以
才力行海內雖日擊殺數千百人日下數十百城譬猶嬰兒橫
○妙○驗○從○國○策○中○來○梁嬉戲市中當踉蹌擲逐時壯士無不散走及其氣盡一婦女
收之足矣當項王之斬蘇角擄王離解趙圍破降章邯渡河而
西諸侯王將相無不俛首屬焉當是時雖沛公先入關當王關

中○然○羽○不○破○邯○必○不○能○再○破○曉○軍○先○諸○侯○至○霸○上○是○先○入○關○者

不○可○謂○非○沛○公○而○沛○公○之○得○先○入○關○不○可○謂○非○項○王○也○范○增○于

此○時○能○說○項○王○勿○屠○燒○咸○陽○雄○踞○關○中○南○盡○巴○蜀○舉○賢○任○能○以

鎮○慰○之○且○明○告○諸○侯○以○得○入○關○故○諸○侯○王○將○相○方○且○析○圭○爵○于

羽○手○外○誓○其○威○內○懷○其○利○慮○無○不○拱○手○聽○命○者○根○本○既○固○然○後

東○面○以○觀○諸○侯○之○變○伺○隙○攻○之○如○是○則○進○可○兼○諸○侯○一○海○內○退

亦○可○拒○關○守○也○增○不○出○此○徒○以○巴○蜀○道○險○輕○以○其○固○與○沛○公○又

聽○張○良○請○而○益○漢○中○地○以○三○降○將○委○之○是○明○奪○沛○公○關○中○而○陰

與○之○也○夫○韓○生○說○項○王○留○關○中○猶○鯁○生○之○說○沛○公○也○沛○公○能○聽

之○而○力○不○能○支○項○王○力○可○留○而○又○不○能○聽○增○此○時○曾○無○一○言○勸

項○王○而○徒○疑○沛○公○之○終○有○天○下○以○急○擊○殺○為○事○夫○不○能○自○為○有

天○下○之○事○而○徒○憎○他○人○亦○已○過○矣○婁○敬○之○說○高○帝○都○關○中○也○在

天○下○已○定○後○張○良○尚○勸○帝○從○之○而○增○于○天○下○雲○擾○之○日○不○能○勸

成○其○謀○何○昧○昧○哉○當○良○勸○沛○公○聽○樊○噲○言○出○舍○除○苛○法○毫○毛○無

所○近○反○羽○所○為○關○中○之○民○久○矣○繫○心○沛○公○矣○且○羽○放○弑○義○帝○諸

侯○又○竝○起○則○漢○之○有○天○下○或○需○歲○月○耳○增○能○終○抑○困○之○乎○不○寧

惟○是○漢○王○部○五○諸○侯○兵○出○關○竟○入○彭○城○曾○無○一○人○嬰○城○拒○守○以

待○項○王○者○夫○項○王○之○彭○城○猶○漢○之○關○中○也○為○范○增○者○自○應○委○擇

以自解之士分疆畫界鎮而守之國內之事悉受命焉然後
項王可出也乃都邑之重兵勢一臨如振蒙發槁根本既搖則
支體皆震大事之去固不待垓下陰陵也明矣其後楚漢相距
久楚下滎陽拔成臯漢且數困及項王擊彭越定梁地屬曹咎
司馬欣等成臯卒以不聽羽言而敗則知項王之人始終皆親
故悻悻者流而無賢士持重遠謀者也余故曰良佐漢以興增
佐楚以敗非徒擇主之異而地利與用人所以佐之者亦異也
錢礎日日地利用人極大題目宇鏡一一拈出復設身處地
為范增謀之自是千秋碩畫文氣渾穆當亦在秦漢之間

堂定本

瀛洲十八學士論

立意矯拔

黃 澗

讀春秋而知君子之惡惡也疾始也是以瀛洲之選或以植黨
奪位為太宗也罪或以聚謀傾嫡為十八人也罪要皆未原其
始耳原其始則罪不在太宗并不在十八人而在高祖高祖何
以罪罪在列秦王為天策上將而使之開府置屬也秦王雖有
功于高祖然在家則父子在國則君臣未聞有父為天子而子
為上將者列為上將是父道寢衰之始也亦未聞有其君統馭
百官而其臣私置僚屬者使之開府置屬是君道式微之始也
夫惟君父之道失之于始故太宗甘冒植黨奪位之非十八人

論正而確

擒高祖有手

陰成聚謀傾嫡之勢而無所顧忌于其間乃世之論者不原其始而曰十八人者太宗之罪人太宗者又高祖之罪人豈定論哉然則為高祖者當何以處此亦曰慎其始而已何言乎慎始蓋神器不可以輕許儲位不可以二三使高祖而不欲授位于太宗也當削平海內之始或詔秦王而獎之日余嘉乃勲重爾爵進爾秩無違立嫡之義以貽社稷羞使高祖而必欲授位于太宗也當化家為國之始即召建成而明諭之日朕非世民安有今日朕將以此成汝讓國之美焉如其不從則以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之義斷之而責之以淫酗游畋之非封之遐阻

為高祖設計極妙

之地以絕其覬覦之心如是則儲位早定神器有歸無庸十八人之設謀天策以釀異日之變矣奈何計不出此而于起兵晉陽則日事成立汝為嗣及夫治已定功已成乃遲回觀望不克毅然有所建由是角立之勢不能相容而卒至喋血禁門推及同氣為天下萬世笑豈非高祖不能慎始之所致哉吾故曰罪不在太宗并不在十八人而在高祖然此亦原其始論之耳至于用人之得失則太宗不無遺議焉何則賢人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既欲羅致幕下以自成羽翼必不可使不賢者雜處其間彼瀛洲諸學士其行事不舉見若褚亮鯁直世南柔和玄齡

高祖其何說之辭

繼到原始又發

如晦善謀能斷志寧穎達直言諫諍固足資一代之用而舉國

以從若夫蘇世長以忠自居即高祖亦言其似直而多詐許敬

宗誣陷忠直其後潘布腹心于昭儀而顧使之周旋帷幄分直

侍從與房杜諸公相頡頏是猶薰蕕共器而藏也何惑乎臨湖

之變議者以為瀛洲之植黨聚謀而使有唐蒙不洗之詬哉

錢礎日日凡事必原其始此篇之罪高祖非深文乃定論也

起處將君父大義發明一番中間為高祖設計情文俱絕後

復說到太宗不善用人處辭嚴義正何間之有

狄梁公論

毛際可

昔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賭雙陸而勝褫其所賜之服以

與家奴一時傳為美談余謂梁公可謂失計之甚矣語○定○論夫人臣不

幸處嬖亂之朝雖云委蛇善全以觀其變然猶必慎威養重使

小人微知有所憚而陰以樹善類之幟未有毀棄坊簡僥倖于

嘗試為功甚至舉衣服之在躬者以為孤注幸而勝之得褫其

服而昌宗輩本市井小兒總無足為輕重萬一不勝使昌宗亦

褫其服以出吾不知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而異日張柬之

諸人又何以出于其門而無愧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勉從

武后之命決非嘗試以至敗而余謂不然蓋昌宗日侍宮禁其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一旦以千金之裘令之決賭未必不

特擅其長而謂昌宗之必敗吾不敢為梁公信也又起一議

當日以已袍為大臣奏對之衣而斥昌宗為嬖倖之服凜凜正

氣已可奪昌宗之魄昌宗技雖精無能為此又究論于事後而

不免為傳會之見者也夫人情所最嚴者莫如主僕然使平居

蕩然六博相逐雖欲臨之以威而主未必其常勝僕不必其常

敗乃謂區區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而并繫其手豈得謂萬全者

與嗟乎梁公之所以不辭而為此者凡委蛇以為復唐計耳但

同時有宋廣平者與梁公並取重于武后而廣平常呼昌宗為

卿甚且欲擊碎其腦未聞以此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乎雙

陸之勝與不勝與服之禡與不禡惜哉不從武后之命可也史

稱梁公為婁公師德所薦而師德欲人唾面自乾必其時大臣

風旨所尚每有過出於委蛇者自以為善全其用而不虞失計

之至於此也

張師石曰看得梁公禡服不過彥道決賭即勝不足為榮自

是儒者正論

毛穉黃曰設身代梁公籌畫真是僉倖不覺危悸為之汗下

此証斷少不得

挽詞美計妙

愛慕之至過慮乃爾豈是翻案求疵耶
錢礎日日狄梁公之功大矣哉取日虞淵洗兵咸池潛授五
龍夾之以飛鳴呼此何如功也至于賭袍一節特其小過過
不掩功正不必爲梁公諱也諸說紛紛曲爲回護會侯以一
言斷之曰久計之甚論於是乎定矣

文信國黃冠論

衛 激

君子不幸遭國家之變至于有死無生之際以一死畢吾事豈
獨立志然哉其時與勢一死之外無可爲者矣余于文信國黃
冠歸故鄉之言論之曰此非信國之言也信國之言曰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定一死于胸中久矣然公之數瀕於死而不死
者何也曰非其時也以樞密使使元軍與伯顏抗論被拘亾入
真州不死李庭芝在楊疑公爲說降者下令備之急伏叢篠中
至高郵不死端宗立拜右丞相尋都督江西收兵入汀州元兵
猝至引兵走追至空坑不死祥興初加少保進屯潮陽元將張

歷叙公之不死正欲形出公之一死來

弘○範○兵○至○襲○執○五○坡○嶺○吞○腦○子○不○死○蓋○德○祐○景○炎○之○間○淮○浙○闕
 廣○諸○路○兵○尙○不○下○數○十○萬○勤○王○而○入○衛○者○有○汪○立○信○李○芾○諸○公
 分○道○禦○元○宋○事○猶○可○為○也○公○執○而○宋○未○亾○宋○事○猶○有○望○也○厓○山
 既○沉○天○不○欲○存○趙○氏○矣○已○矣○無○可○為○者○矣○公○至○營○與○博○羅○辨○論
 不○少○屈○元○主○欲○釋○之○俾○為○僧○尊○之○曰○國○師○俾○為○道○士○尊○之○曰○天
 師○此○或○忠○義○之○所○感○如○是○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
 生○耶○痛○罵○不○止○然○則○一○死○之○外○公○尙○何○心○哉○若○曰○公○幸○而○得○歸
 乘○機○俟○變○號○召○江○南○時○事○殆○未○可○知○即○不○濟○公○之○心○有○未○能○已
 者○噫○當○時○留○夢○炎○諸○逆○已○慮○及○此○至○殺○公○甚○力○誰○聽○其○以○黃○冠

就公之言原公之心真有定

歸○者○設○也○公○果○以○黃○冠○歸○矣○混○跡○羽○流○之○中○機○無○可○乘○事○無○所
 就○僅○得○保○首○領○沒○沒○以○死○孰○與○夫○轟○烈○一○場○流○血○燕○市○天○日○助
 其○壯○憤○風○雷○奮○其○義○聲○至○今○欲○加○一○贈○官○不○可○得○豈○不○光○明○正
 大○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于○公○一○人○收○之○也○哉○是○時○從○公○死○事
 者○如○杜○滸○鄒○鳳○林○琦○輩○次○第○二○十○餘○人○公○不○死○而○何○以○謝○諸○從
 事○也○陸○秀○夫○抱○帝○死○張○世○傑○覆○舟○死○表○表○海○濱○間○公○不○死○而○以
 方○外○逸○猶○之○陳○宜○中○之○遁○占○城○耳○公○之○意○必○不○出○此○自○已○耶○宋
 亾○至○是○歷○三○年○矣○正○弘○範○所○謂○國○亾○丞○相○忠○孝○盡○矣○公○不○死○更
 何○事○耶○或○曰○公○執○于○戊○寅○迨○壬○午○而○後○死○何○為○者○嗟○乎○此○四

論亦光正

載申蓋刻刻求死之時也。慷慨而死從容而死無二也。且公能
 決死而不能決死之日。至土星犯瀛國。遷是為公死之日。而非
 公之有所待也。余故曰黃冠歸故鄉之言。非信國之言也。或者
 因彼中有釋為道士之言。傳之者誤也。鄭憶翁云。叛臣在彼。立
 意嫉公。或偽其詩歌。損公壯節。大抵忠烈之事。妬之者不少。公
 之成仁取義。即不以此少貶。吾必取而辨之。以見公之正氣。必
 不向外庭求活也。如此。
此○與○知○信○國○之○言○

錢礎曰。曰段段為信國原心。而總以一死字為至。自是千秋。

是論神清亦信國之謝臯羽也。

春秋論

張夏

此語便是定案

嘗聞之尚書經中史。春秋史中經。謂春秋本魯史。而孔子修之
 是也。斷爛之詆亡論。諸說家聚訟紛紜。人立一幟。有謂有例而
 常變不同者。有謂原無例。惟大義數十餘。皆舊文者。有謂一字
 為褒貶者。有謂其教屬詞比事。不當細求諸官邑名氏之間者。
 有謂孔氏刑書者。有謂表裏易詩書周禮者。有謂傳為案經。為
 斷者。有謂宜舍傳從經。而援經證傳者。有謂承赴告則書。否則
 闕者。有謂筆削在手者。有謂絕筆于獲麟者。有謂感麟而作者。
 若此類。吾亦姑置之。第其為書於經史。果何屬耶。吾嘗思之。欲

名○之○史○列○于○史○矣○而○春○秋○輕○欲○名○之○經○列○於○私○史○矣○而○春○秋○愈○
輕○則○如○之○何○吾○請○惟○名○之○曰○春○秋○史○名○而○經○寔○而○後○名○寔○定○且○

夫○經○史○理○一○也○其○用○亦○一○也○尚○書○春○秋○特○記○言○記○事○之○體○不○同○

耳○為○經○中○史○而○史○升○為○史○中○經○而○經○豈○降○乎○哉○然○而○謂○孔○子○修○

史○則○見○諸○寔○事○而○功○歸○之○謂○孔○子○作○經○則○托○諸○空○言○而○反○為○罪○

不○可○不○辨○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六○經○無○非○述○者○孟○子○獨○言○孔○

子○作○春○秋○且○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無○大○異○乎○素○王○之○說○也○蘇○氏○

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亦○無○大○異○乎○黜○周○

王○魯○之○說○也○雖○然○孟○子○固○謂○其○文○則○史○蘇○氏○又○謂○公○之○以○魯○史○

之○名○史○也○者○尊○王○而○未○嘗○假○王○內○魯○而○未○嘗○進○魯○孟○子○蘇○氏○之○

說○是○也○左○氏○何○休○之○說○非○也○而○胡○氏○乃○曰○聖○人○以○天○自○處○不○併○

周○與○魯○軼○之○耶○奉○天○治○人○理○固○有○之○顧○謂○春○秋○以○天○道○詔○王○及○

我○公○明○人○臣○匡○正○之○義○致○其○忠○愛○之○忱○則○可○謂○王○不○稱○天○公○不○

書○即○位○以○一○史○官○廢○置○天○子○諸○侯○則○大○不○可○又○曰○王○失○其○道○故○

兩○年○闕○秋○冬○二○時○以○貶○王○而○討○桓○不○幾○於○責○人○而○上○累○天○乎○以○

天○道○自○處○也○而○即○上○累○天○無○怪○乎○其○以○春○王○正○月○為○行○夏○時○盟○

于○瓦○屋○為○變○周○制○謂○正○朔○可○改○禮○樂○法○度○可○亂○而○忘○其○身○之○為○

臣○子○與○在○草○野○矣○竊○謂○春○秋○率○人○從○王○而○非○自○為○王○也○贊○王○法○

此寺只是闕文何用強解

天○而○非○自○為○天○也○胡○氏○之○說○鑿○近○於○枉○失○於○僭○由○於○尊○之○太○過○
 故○也○夫○春○秋○非○即○為○經○也○史○而○經○也○孔○子○惡○不○知○而○作○之○者○故○
 必○託○之○史○其○不○託○周○而○託○魯○何○也○孔○子○魯○大○夫○也○修○魯○史○以○尊○
 周○室○猶○之○相○魯○侯○以○夾○輔○天○子○云○爾○孔○子○雖○從○大○夫○之○後○非○史○
 官○則○何○以○得○修○魯○史○余○嘗○謂○司○馬○遷○寔○史○官○為○史○記○而○不○名○漢○
 史○孔○子○非○史○官○顧○得○修○春○秋○蓋○國○老○與○罪○人○其○地○不○同○也○古○者○
 史○有○專○官○而○大○臣○兼○領○其○事○以○昭○大○公○考○諸○書○禹○貢○曰○祗○台○德○
 先○不○距○朕○行○曰○朕○曰○台○禹○自○謂○也○以○此○知○禹○貢○記○治○水○之○事○禹○
 所○手○述○也○是○以○司○空○而○兼○史○矣○立○政○篇○末○載○周○公○告○太○史○命○記○

先証俱確且回映尚書

司○寇○蘇○公○敬○獄○事○是○以○冢○宰○監○史○矣○召○公○於○成○王○初○崩○康○王○未○
 立○之○日○命○作○冊○度○而○傳○顧○命○是○以○太○保○詔○史○矣○即○談○遷○之○先○人○
 以○官○為○氏○周○秦○以○來○世○為○太○史○令○亦○必○以○司○馬○而○習○史○事○者○皆○
 不○為○侵○官○其○為○史○官○者○於○人○材○時○政○得○知○無○不○言○朝○夕○訓○戒○於○
 其○君○不○專○以○載○筆○為○職○衛○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佞○遺○命○其○子○
 以○尸○諫○靈○公○是○也○亦○不○為○出○位○方○孔○子○司○寇○於○魯○攝○相○事○若○墮○
 名○都○出○藏○甲○改○葬○昭○公○諸○役○甚○不○便○于○三○桓○者○皆○能○執○禮○行○之○
 豈○討○正○先○朝○之○故○策○而○虞○或○擊○其○手○乎○迨○致○仕○家○居○聞○陳○恒○弑○
 君○則○沐○浴○入○朝○告○公○致○討○而○嘗○謂○冉○求○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季孫欲用田賦使求訪于仲尼亦日子為國老待子
○至此○跌○又○勢○若○千○若○萬○空○赴○荆○門○
 而行由是觀之孔子之得聞魯政以及於史也明矣第其初意
○折○
 不在是設行其道所施有大且切於此者春秋雖不作可也垂
○老○不○用○遂○與○左○丘○明○其○成○之○豈○得○已○哉○故○凡○歸○田○序○績○獲○麟○表○
 瑞之說必非聖意也然則春秋其無足重乎曰孟子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其効也是書尚為誅亂討賊而發不獨
 於事後正其罪而先謹其微以禁止臣子之邪心人臣而受是
 法也必先懼而知止說者疑春秋後亦有纂弒不知較之弒君
○說○來○絕○不○堪○○誕○所○以○為○可○信○
 三十六已大戰矣當時去古未遠史法未盡亡史權固重晉董

狐齊太史兄弟一奮其筆尚能令趙盾受惡崔杼止殺况大聖
 人乎竊意春秋書成即明布於晉廷而四隣諸侯亦莫不聞之
 故田氏六卿之屬素蓄禍心者由此皆遲其篡魯以本國懲恣
 尤親三家者卒不能有害於魯是皆有忌心焉惟其明與于史
○破○盡○向○來○書○生○意○見○
 也如其私修于家與腐遷謗書先禁後行者等即魯國與孔氏
○各○有○一○春○秋○孔○子○之○所○修○當○蠹○蝕○壁○中○雖○門○弟○子○求○傳○習○之○猶○
 各有一春秋孔子之所修當蠹蝕壁中雖門弟子求傳習之猶
○不○可○得○彼○亂○臣○賊○子○懼○何○從○牛○安○所○徵○一○治○而○欲○與○禹○周○公○同○
 不可得彼亂臣賊子懼何從牛安所徵一治而欲與禹周公同
○收○合○史○中○經○
 功哉然而孔子之為此固不獨史臣事也端端焉惟恐或尸其
 名而冒其功以取罪於天下後世於是乎有知我罪我之歎嗚

呼○惟○其○罪○之○慮○所○以○為○功○之○歸○也○與○後○之○學○春○秋○者○惟○當○精○求○其○義○用○之○正○君○心○斷○國○事○則○處○常○變○自○優○然○有○餘○其○或○關○史○責○即○師○其○書○法○行○褒○貶○于○奉○詔○修○書○之○際○務○不○失○其○謙○志○而○無○自○為○春○秋○乃○其○正○也○○喚○醒○許○之○處○也自○尊○春○秋○者○太○過○而○妄○庸○者○欲○於○其○說○有○非○史○官○而○修○史○以○擬○經○者○名○寔○先○紊○既○相○率○為○無○用○之○文○而○又○蹈○于○罪○故○君○子○弗○之○取○嗚○呼○吾○非○不○欲○尊○春○秋○也○為○夫○史○之○而○後○經○卑○之○而○後○尊○也○明○乎○此○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不○得○已○之○用○心○而○徐○通○述○作○之○說○不○然○謂○春○秋○非○魯○史○亦○後○世○之○私○史○耳○何○以○謂○之○聖○經○彼○胡○氏○者○止○陽○翟○之○沸○而○然○其○薪○解○河○汾○之○醒○而○誤

以酒者與

何雍南曰不過為尊經却勝尊經駁胡傳寔具見解足令古

人心折

錢礎日日叙明修春秋原委是史非經與古諫職相參以史為經與古尚書互設即二百四十年一萬八千字綱舉目張其為說自然得中合正覺永叔明允二論立義尚偏不獨發康侯之痼疾也

孔孟言性同異論

錢肅潤

事有異類而同原異言而同旨者其性之謂乎上古之世萬物
 始生淳風沕穆性之名不立唐虞以來其所謂中即性也至湯
 誥曰若有恒性于是性之名立而言性者起矣伊尹
 曰習與性成召公曰節性其邁皆言性也厥後孔孟出天下言
 性者必宗之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同異之旨固茫乎
 未易曉也自今思之孔子言性未嘗斷其善惡也孟子言性則
 專指善言之也孔子之言不可議亦不敢議至孟子之言則群
 然議之于是有言性惡者曰枸木待櫟括然後直鈍金待礱礪

以○下○歷○叙○諸○說○與○性○善○作○辨○端

出○孔○孟○鄭○重

然後利人之性惡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此荀况之說
 與孟子反也其言善惡混者則以治田治性相提而論謂人知
 仁義禮知之出于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于性也猶知稻
 梁之生于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于田也此楊雄之說與孟子
 反也即如董子善如米性如禾謂性與善為二此其說雖不與
 孟子反亦未與孟子合至于人有三等分上下中上為堯舜下
 為桀紂中為齊桓而以可善可不善為說此賈生之闢孟子也
 性有三品亦分上中下上焉者善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下焉者
 惡而以有善有不善為說此韓愈之闢孟子也嗚呼此五說者

拈出孔子可息群議

皆以孟子之言性善為可議也抑知孟子之言實由孔子而得
 之乎孔子嘗有言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以性對善言則孔
 子之以善予性明矣况不徒曰性相近而且曰習相遠是兼以
 善惡歸之習而專以善歸之性也曰相近者言人之性大抵皆
 善也孟子亦會其意而言性善耳孟子之言可議豈孔子之言
 亦可議耶且夫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不可分也孔子之意或
 在氣質未嘗不在義理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之意或
 在義理未嘗不在氣質故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則義理之
 性固善即氣質之性亦無不善也則是孔孟之旨同也然則孟

尊、孟、正、所、以、尊、孔

妙解

子既得統于孔子性善之說將莫與易後之繼孟子者自不當

以善惡兼言之矣又引周程之說作翻乃何以周子論太極而曰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程子于性道聞之確知之真何以有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

可不謂性之說曰周子所謂善惡分者指陰陽言也言五常之

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故也其實性之初未分善

惡也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性者指氣稟言

也言人生氣稟理有善惡非謂人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故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善固性也惡亦不可

不謂性也蓋人生而靜以上本不容說甫言性時便已非性孟

子云性善亦云繼之者善耳是知周程之說本以助孟子而非

若荀揚董賈韓愈之徒與孟子相為排擊者也夫然孔子之學

得孟子而著孟子之學得宋儒而明孔孟之言不相因愈見哉

王惟夏曰臚列諸家剪裁有法其折衷孔孟處尤極精確洵

可息聚訟豎真宗矣聞子靜之論而耳目開明讀同甫之文

而精神振聳吾今于此文亦云

朱長孺曰性只一耳安有義理氣質之分合孔孟而析周程

有功聖門不小李習之復性書三篇可以不作

賀天山曰勘得性善源頭大破千年鶻突之論蚤令朱陸二

論 卷十六 孔孟言性三 十峯草

夫子見之應自悔其稍立異同也。礎日先生理學純正于此作已見大端。

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論

戴京曾

刑者先王所以輔禮之不及也。學宮之文司徒之教不足以坊不肖之軼宕。於是乎制律令設犴狴具五刑。若曰爾如禮則免。否則麗于刑無赦久矣。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禮之義莫詳於經。學士大夫鍵戶讀書不諳臯陶之律。然閉門造車往則合轍。何者先王之法言格行司寇師其意以制刑。烏有得於本原之意而猶慮斤斤繩尺之未合者乎。古惟嬴秦焚棄詩書吏以法令為師。卒二世而亡。然後益知法律本於經義為無敝。元魏氏能以此詔中書決疑獄綱目嘉之非無意也。刑者千百日而一

用國君爲之不舉蓋示斷獄如此其重殺人_之不易也經之所
載如婚姻喪葬衣冠宴會以至言笑之細酒食之微莫不循循
有則使斯民朝夕涵詠游息其中蓋如日用之不可斯須去矣
今吾日以刑書禁民民將棄禮而徵于書以啓爭端吾以經義
教民使之動有規矩父以訓子兄以訓弟則閨門之內萬里之
外莫不可行是律藏于鼓歌絃誦之中而臯自消于几席坐起
之際殆三代聖王所以範圍天下不用嚴法重誅而坐享刑措
之安者也顧其時經與獄恒出于一出于一則吏有可守民有
可恃今夫方伯牧守之屬先教化而後刑名曰吾薰陶此芸芸

者一出於禮則吾犴狴可不設律書可不講也百姓見敦禮守
教者足不至有司之廷其離經叛道者方有鞫論之事則益淑
于經義以儒爲師曰吾守此足恃也意三代盛時莫不如此迨
至後世任矯虔之吏以不學者司民牧講律令於是法令滋章
或斷獄無義則守信抱道之人挂吏議而傾危險諛者巧脫律
經與獄殆兩失之矣魏太武見及此而詔中書以經義斷疑獄
夫獄安有疑必律所不載也與其深文傳會于不載之律而強
比附焉孰若考斷以詩書之義使天下曉然服王者以禮訓天
下雖不幸罹于罪辟而猶出入經義以求其情以自信其守禮

抱道之足恃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忠厚之意于刑罰之間尤為兢兢今一決之以經義則法吏知王者無重求天下之心嚴酷不得施而周內之術無所用仁恩之頌歸之誼主矣惜乎史失其傳凡魏所以經義斷疑獄者不可考惟朱子綱目大書而淡嘉其事夫疑獄猶如此况斟酌書禮之文以成一代之刑章不借不濫如三代之隆者耶○人○想○見○三○代○之○治○錢礎日日題以經義斷獄文卽以經義發論和平純厚藹然仁者之言盛世之鴻篇也吾友朱子望子出自語稿相眎余讀此篇口之不能置爰布國門以為千秋斷獄定論云

難劉曄精神論

朱 隗

傅子載魏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途次各言所以應對之道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至乎語似玄遠為之難之聞諸道均玄感猶假迹于咨詢理在幽通亦循途于敷奏是以四輔七佐燧黃不廢主受之方五臣八師唐虞爰詳選命之典○出○語○清○曠○詎有冥心沉默之鄉寄意虛寥之表面而欲結彼心知聯茲精遇者也夫言有要眇而似誇旨或清微而無據故挹趣則見為玄深按實則強其乖遠亦猶談烹炙者舍鼈臠而龍羹侈曳婁者

鄙家機而斂織雖馳想于瓌奇固無濟于施用矣吾觀劉子精神之論竊有惑焉蓋自青沌淪散情會輻輳往來之際必以言傳縱聖若仲尼難齊尺喙賢如荀孟不矜塗却公孫以非馬標談蘇子以集鳥規世既欲飾異以拔庸寧容健懷而葆抱又况漢之末季智計相高曹公英雄不遺羣策方其徵曄等五人而來也特以流輩名聲士林瞻諦非有錄圖廣成之遐致商嶺淮陽之峻節固將藉其術略仗彼先資抵掌擲目能否以辨烏至栖澄內視密隱神機詭可知于不可知以冀相與于無相與乎且曄言對明主須接以精神精神非可學而得夫所云不可學

○運○事○沉○雄○頓○折○却○自○輕○篤

得者將謂率任自然完其天樸如古哀台闐跂之流焦先扈累之屬乎抑或相示以貌同乎養生之家互動以骸等于形語之國斯致荒昧既非其儷若夫緒開而意解則齧缺睡寐于披衣目擊而道存則闕里醉心于雪子是又至人之天機匪猶傑士之投分矣如謂學積于平日精神接于臨期則雖淳淡寂悶中無有而亦枯倉卒叩求源嘗逢而不匱精神與學又復相關非學可能益為判隔跡曄之指蓋徒張設妙論以謾其同儕其于孟德屢覲方談亦祇司候端倪乘間而入方於齊君闕意淳于三見而緘唇季咸通靈壺子九淵而變色固未可同年語矣或

○又○一○跌○頓

○辯○快

云帝江無口而善歌翠虬以掌而能聽物有獨異人有神契未
 交臂而心照不承欬而精連類長脰之氣交比巨要之景抱聯
 之儼託或在其間此則上聖一德之所難豈或數數于叔世也
 哉他日伐蜀之策見抑于曹公孟達之謀不行于文帝而其事
 明帝也卒以疑忌憂死為復巧拙有時為復精神岐舛攷其終
 始直任術挾數之士耳烏足語于幾微之際乎故知前者之說
 特飾異論以欺人而傅子紀之亦眩于清言而煽其波也歟
 錢礎日日竟是一篇晉人文字丘天民云辨折精秀嵇康劉
 勰之間是說也亦誠有之一再讀令人想見清風雋旨

陳壽三國史論

沙張白

○著書者視其世讀書者論其義而古今著書讀書之法備矣晉
 得統於魏假托禪受益自處於舜而以曹魏為陶唐也陳壽為
 晉臣子承詔作三國史勢不得不崇魏而黜漢非不知大義時
 為之也三國史莫詳於魏吳次之而莫簡於蜀前人謂壽有憾
 於武侯故削其史恐未必然也蜀之建國不設史官昔人嘗以
 此訛諸葛矣又於三國最先亡亡後又值鍾會之亂國之圖籍
 存焉者寡傳聞異詞無徵不信取資不富寧多闕文茲蜀志所
 以獨簡也孫皓之降圖書無恙丁孚項峻華覈韋昭薛瑩諸人

所撰吳書斑斑可考而諸人尚有存者得以參稽吳詳於蜀職
 此之由詎云有意軒輊哉至于魏史則國有成書文獻具在壽
 特踵而修飾之所自立傳必復無多何敢恣其去取卷帙獨富
 誰云不宜以此咎壽壽不受也曹魏之末司馬懿父子實秉國
 鈞祭則曹氏政由典午凡所以捍禦漢吳而卒滅之者懿父子
 之功也懿之子姓既欲誇大祖烈則晉之臣子何庸違君父之
 令而崇獎二國哉於漢吳則目為寇於魏則諱其敗隱其惡而
 揚其美皆有不得不然者時為之也蓋壽之為史乃當時應制
 多所忌諱之書非後世名山著述尚論古人可以唯吾所為明

大義而彰直筆也至其抑揚褒貶詳允精當文雖簡而不沒其

實語雖畧而務摘其要真可謂良史之才後起者莫能及也至

於諸葛武侯則褒集其全書特表上之其書雖不盡傳千載而

後因壽一表可想武侯立德立功立言之備魏吳諱臣無與匹

者則壽於武侯可謂尊之至矣將畧非長之譏所以詘侯而伸

懿天下奇才之歎又未嘗不陽詘而陰伸之壽之心蓋亦苦矣

不論彼所處之時而獨執吾所據之義著述之家苟不陷崔浩

之戮未有不抱屈千古者也壽不幸仕晉遂致貽譏千古矣司

馬涑水世之所推賢人君子也其作通鑑帝魏寇蜀一踵壽書

而不變豈温公之賢亦闇於大義如此歟時爲之也宋藝祖得
○又○一○應○
 統於周而假托禪受無異晉之承魏也方是時家柴氏之家國
 柴氏之國封柴氏之後以爲不臣之賓禪之爲篡固當世之大
 諱也○使温公者一旦進昭烈而退曹丕義則當矣將置藝祖於
 何地諱本朝之篡不得不兼諱上古之篡公之時無異壽之時
○又○一○應○
 則公之史無異壽之史時爲之也議者乃謂温公爲晋室之胄
爲温公、亮、明、心、迹、妙、
 欲追崇其祖而然何其視温公太私乎宋既南遷勢同蜀漢而
 禪周之事歷年已遠公論漸白禁忌稍疎紫陽夫子作綱目以
 繼春秋乃敢正陳氏司馬氏之謬而帝漢黜魏焉雖朱子之識

迴出尋常要其斷朕更之而無所忌諱者時爲之也黜曹丕於
○又○一○應○
 神宗哲宗之日宋所惡聞而尊昭烈於理宗寧宗之時又宋所
○于○古○一○揆○識○者○自○見○
 樂聞也要而論之時與義可兼則兼之後世之論前史是也不
 可兼則或後義而先時壽史之類是也或正義而黜時吾輩今
 日論前史之是非而無關時局者是也愚謂三國史不當仍壽
○此○真○正○論○
 故名當因壽舊文參以他書稍加改正帝蜀漢以紹高祖光武
 之緒二國附之而更其名曰蜀漢書則萬古之全史以正大義
 以明不特補朱文公所未及即陳壽司馬公亦有心折九原者
 矣推斯義也可以進江陵之後梁以繼梁而黜霸先之陳遼南

唐以紹莊宗之唐而黜朱溫諸國也白有志未敢自是願與天下後世知言君子共商之

魏柏鄉曰平心之論非善讀書者不能發

王宛平曰帝魏寇蜀陳承祚幾為千古罪人即溫公之賢亦未免以諸葛入寇致請此論一出不特為溫公雪屈并為承祚原心可以開拓千古心胸矣具此眼識方許讀書論世至文之高古暢達於定峰又屬餘事也

錢礎曰世不皆南史董狐作近史者安得有直筆定峰拈出時字論三國史最是平心之言非故為陳君出脫罪案也

于忠肅論

王弘撰

兩案屹狀如山

英宗北狩廊王監國尋即帝位于謙為大司馬已而英宗還中

外晏然天下稱之曰社稷再造謙之功英宗居南宮七年景帝

大漸徐有貞石亨等奪門迎英宗復辟未幾景帝崩坐謙謀召

襄世子棄市天下惜之曰謙社稷臣不當殺河南侯方域獨作

論謂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非社稷

臣社稷臣非可以功論唯道之所在毅然爭之不計禍福不從

則決以去就意以景帝之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不造膝密陳其

不可又不率羣臣面折廷爭也方域雅善屬文才足以濟其辯

而詞足以聳人之聽於是謙之罪見誣於一時者自方域之論
 出而謙之心將不白於天下萬世予讀之惻然而嘆曰嗚呼觀
 謙之始終所以自矢者社稷為重之一言蓋其心祇知祖宗所
 傳之神器不可不力為圖存而君之為兄為弟為姪為子自可
 以付之廷臣之共為推戴此其大公至正之懷對之皇天后土
 告之二祖列宗而可以無愧偉哉謙之為社稷臣也三代而下
 指未易屈方域之論過矣而充方域之說則謙之失應不獨其
 易儲之不爭已也方邸王即帝位之時即當造膝密陳其不可
 率羣臣面折廷爭勸邸王終監國之號行周公之事輔太子負

于公心事數言傳

漢文之論

展而臨天下又不然於英宗居南宮之日即當造膝密陳其不
 可率羣臣面折廷爭援伯夷叔齊之義勸景帝致位於其兄而
 自退處邸邸若是則於方域之所謂社稷臣者始可以當之而
 無歉而方域固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非謙所能也雖不言
 監國事而以此例之亦必謂非謙所能也然則父為天子而欲
 其子之不為太子而曰此謙之所能也其孰信之夫君臣之相
 得叔姪之相關切其不能易其父子之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黃玠之議既起以謙之忠誠謨猷豈不計及於爭正見為爭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而自今思之則真有不必要爭者何也爭

識方俱老

何等辨快

之而斷弗聽也。而景帝必嫌見濟。必忌堂簾之隙。開而疆場之事裂矣。卽爭之而聽焉。則太子德之見濟。恨之猜疑。一生將宮府之禍變。有不可勝言者。危亡之事。不在疆場。而在肘腋之間矣。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一父之子。而不免於推刃。宋太祖親授天下於太宗。兼之以太后之命。而不能以保之。德昭其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而誠以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齊之君子於此。固無所貶焉耳。且方域旣大。其有社稷再造之功矣。而猶譏之以爲非社稷臣。是社稷臣唯其道之所在。以一直明已志而謝天下。不必思所以善其後。雖啓釁兆亂。隕身傾國。皆可以不

確
更確
堂定本

恤若是。則天下亦何賴有此社稷臣也。予聞謙之爲大司馬也。

所居者直房。沒之日。籍其所有。僅一縑而已。嗚呼。入贊幃。帳出

冒矢石。致身忘家。安社稷於險難。危急之秋。勞苦而功高。未蒙

封侯之賞。而爲小人所陷。一旦被罪名。而受極刑。而猶不得免

於後世。刻責之口。豈不悲哉。然使方域而但以謙爲非社稷臣。

也。予尚可不爲謙辨。至其推之以爲吾輔人之弟。而閑放其兄

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令不在我。以爲幸。一二十年南宮之事。終

而天下無意外之變。以爲挾以居功。以爲畏禍。乃其得禍。以爲

隱忍而無所於擇。以爲以寵利居焉。則謙豈特不可謂之非社

稷臣已乎予是以欲不為謙辯而中心有所不忍也方域又曰
 金牌召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其不爭易儲之
 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夫謙不主南
 宮其將誰主是即非襄世子亦必有金牌別召之事猶之襄世
 子也方域騁其筆鋒欲成其莫須有之說而遂不顧其自為牴
 牾也已士君子立言論人宜平其衡而設身處地寧過存其長
 毋巧索其短此忠厚之道也亦春秋之義也如方域之所推求
 於謙者喋喋不一端無乃不當情實而傷天下忠臣義士之心
 乎不然豈自以其論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論而必出之也哉嗚
 呼亦妄矣

呼亦妄矣

孫豹人曰辨駁極快詞議極正于公復起將服膺乎斯言

錢礎日曰通篇就朝宗論駁朝宗論高談雄辯語語驚人而
 又出以公平發為正大將于公磊落光明心事千載如見此
 文出而論定矣

西舍封識宛然論

張汝珣

五季間氣運稠濁。士生其間。戀芻而慕棧者。習使然也。他不論。論其表表者。長樂老子榮。遇累朝。史氏猶以清儉稱。夫當其滑稽浮沉。易祿易賞。四姓十君。計其尋常。子賚不啻若丘。而尚曰清儉甚矣。史之失誣也。藝祖開天。風氣翩然。反之。一時事功佐命之臣。雲翔泉涌。乃一旦脫弓劍。就金帛。雖圖免禍。亦頗自污。獨不得山立石介之士。一起而砥之。如衡霍泰華。屹然作骨也。出題鄭重則賴有劉溫叟。辭錢一事。溢聽聞而芳史冊。乃刻者猶從而疑之。以餉之者非他人。乃光義也。當時金匱既盟。大物有次。則光

義固代藝祖而君我者也。將君我也。而餉我則庸知此五百千者非試金之錯而吸魚之餌耶。且人臣之于外境也。義無私交。而藩王尤甚。江南主之遺趙中令也。來五萬。藝祖之密荅之也。去五萬。去來之間。箭鋒相觸。適以成藝祖之權術。而覲然受之者。將何顏以立于班首。宜不少選。而海物瓜子之疑。深中乎主心。而普所以卒坐免也。叟必有先事而見其幾者。矧夫藩封出尹介弟儲君。光義一身兼而有之。五百千亦非薄賚。其意將以何爲。得無急需推戴耶。此所以廳西關鑰。閱歲塵封而不受也。此其說固也。雖然論人者。考其生平而已。初溫叟之生也。其父

層上剝出

堂定本

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維之叟。耕釣烟月。酣咏太平。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砥志勵行。卓爲名臣。夫忠孝廉節四者相生。亦相權也。世未有足于孝而不足于廉者。而况耕釣烟月之語。骨韵孤清。雅與埋苴懸魚。却鮮選錢諸善行。迭相掩映。則其父亦足于廉者。父旣足廉。而可刻論于其子耶。猶未也。溫叟素所稱敦古介特之君子也。方爲中丞時。晚過明德門。藝祖與中黃門數輩登樓。溫叟令傳呼。依常而過。明乃請對。謂人主非時登樓。則下情必希望。恩幸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夫從來國家用人。恒願得

如夏雪之多奇峰

廉○直○有○氣○者○而○用○之○然○非○真○廉○直○必○不○能○有○氣○昔○公○孫○弘○以○布
 被○著○聲○然○內○著○金○貂○外○蒙○麻○桌○為○故○人○所○唾○故○上○前○論○事○多○持
 兩○端○不○敢○面○折○廷○諍○此○無○他○金○貂○戰○其○中○麻○桌○怯○其○外○欲○望○其
 于○天○子○之○前○絕○道○傳○呼○其○氣○已○先○餒○矣○故○忠○孝○者○廉○節○之○所○由
 來○廉○節○者○忠○孝○之○所○自○礪○也○居○平○尚○論○極○不○滿○于○趙○學○究○以○彼
 局○戶○啓○鑰○細○讀○論○語○姑○勿○論○其○他○謬○誤○即○如○位○極○臣○僚○通○賄○納
 貨○此○等○出○論○語○何○篇○而○猶○矜○語○半○部○誕○詔○太○平○夫○庸○知○誓○塌○著
 書○封○表○納○篋○皆○屬○愛○錢○黷○貨○之○為○故○溫○叟○者○趙○普○之○嚴○師○西○舍
 者○金○匱○之○對○治○也○雖○然○藝○祖○以○十○二○年○中○丞○老○溫○叟○一○生○雖○歿

後○半○年○尚○難○其○代○此○知○溫○叟○乎○抑○錮○溫○叟○乎○古○者○與○人○適○市○而
 決○終○身○之○貪○廉○觀○人○位○置○履○屐○而○知○器○識○之○遠○近○夫○五○百○千○之
 辭○讓○不○止○適○市○之○智○履○屐○之○間○矣○而○况○重○厚○方○正○素○著○當○代○為
 未○流○所○急○推○者○乎○徒○知○溫○叟○之○可○中○丞○而○不○知○溫○叟○之○可○相○是
 徒○知○趙○普○之○可○相○而○不○知○身○後○之○兩○誤○也○則○藝○祖○過○也

以此責備藝祖其亦何說之辭

徐立齋曰信史一言嚴于霜鉞而韓王半部數語乃嘖嘖艷
 稱之何也金匱傳會若瞞過若表而出之汗青誰欺乎西舍
 宛識溫叟是善讀父書者試問絕道傳呼與夫終老中丞而
 不相君臣之間直與中令之去來五萬兩兩相觸溫叟其勉

文淵
堂定本
爲正者爾然則讀史之法有窮治者有平反者西舍平反也
金匱窮治也得春秋之旨矣

錢礎日日先說溫叟之廉本于孝次說溫叟之廉發爲氣可
謂知心末說到藝祖之不善用溫叟亦是千秋定論此支出
直爲溫叟開生

劉項論

秦 準

余讀史至劉項之際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項以百戰百勝之才

卒死垓下劉以依阿澆粟之姿開拓弘業此曷故哉龍門作史

置項羽於本紀儼列諸帝之前於漢高則盛誇其長終不掩其

短嗚呼斯可以知劉項矣當時章邯軍未破羸勢桀驚漢兵尙

不敢蹙咸陽惟其九戰而大捷也故能剪秦之羽翼致秦之內

亂而沛公得以入關而無所阻遏迨其後分王漢中傳檄邯欣

翳帝業實基于此令項羽此際出偏師以按據之區區漢中尙

堪進戰退守指揮如意哉余嘗論項羽爲漢祖開闢大功臣超

軼良平信越之上非誣語也特其間項以剛復自用而亡劉以
 從諫如流而興此得彼失係大關鍵不可不辯定關中據敖倉
 距守滎陽不退尺寸皆出一時佐命之謀而能曲從之此劉之
 所以勝也坑秦卒弒義帝托身彭城墮志西嚮間有一二進忠
 告者必叱咤而戮辱之此項之所以敗也鴻門一會使以沛公
 能制敵之死命必殺重瞳俎上置翁使以項羽之父羈致漢營
 必遭門鏖乃項不負劉以至於敗劉終負項以全其勝此茫茫
 天道不可問也嗚呼世有劉項則天下可以治世無劉項則天
 下并不可以亂故余作劉項論

○乘○尺○寸○其○善○讀○書○論○事○處

○將○劉○項○軼○量○一○番○不○

許于王曰鍾伯敬先生史懷云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
 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
 不成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
 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於破秦濮陽項羽之分
 止於西入關梁濮陽以後羽入關以後著著皆錯分止於此
 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則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實為公道
 之論讀斯篇崇議卓識開人不敢開之口較之史懷始信文
 人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一轍
 錢礎日日人但知沛公豁達大度而不知項羽之度更大也

鴻門狙上一二事真是帝王度量豈區區婦人之仁所能及耶
漢碧推出生立論最公亦最確其此識眼可與論史矣

堂定本

荀揚大醇小疵論

秦 津

人○之○不○醇○學○之○不○醇○也○學○之○不○醇○心○之○不○醇○也○蓋○惟○心○醇○而○後○
學○醇○學○醇○而○後○人○醇○彼○世○有○放○言○高○論○而○不○明○乎○道○德○之○指○者○
此○其○心○為○何○心○其○學○為○何○學○斯○其○人○為○何○人○乎○嗚○呼○若○荀○揚○者○
可○謂○不○醇○矣○而○韓○子○乃○有○大○醇○小○疵○之○說○則○何○為○也○夫○醇○之○名○
詎○易○稱○乎○天○惟○醇○而○陰○陽○以○調○地○惟○醇○而○剛○柔○以○立○聖○人○惟○醇○
而○道○德○以○備○醇○固○通○天○地○與○聖○人○而○具○之○者○也○書○四○十○九○篇○無○
非○醇○也○易○六○十○四○卦○無○非○醇○也○詩○三○百○五○篇○有○正○有○變○有○貞○有○
淫○而○總○歸○之○無○邪○豈○非○醇○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尊○王○而○黜○伯○

醇字發出如許大論

詳內而畧外豈非醇乎是皆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者至于顏
 氏之約禮孟氏之養氣中庸言性命極于至誠大學言明德極
 于至善謂非統於醇而無疵者乎由是思之自堯舜以及孔孟
 諸徒皆醇人也荀揚何人而得為大醇哉余嘗讀荀子書見其
 學無不闕然所為六術五權三至諸篇大抵率異言也若揚雄
 者默而好深湛之思可謂賢矣獨喜為畸異之行誕妄之詞迄
 今讀太玄法言不能無遺議焉嗚呼荀揚之心與學如是斯其
 人之不醇可知矣夫醇疵之分猶涇渭之不同流方圓之不共
 器也無疵之謂醇有疵之不可謂醇彰彰明矣荀揚不得為醇
 辨嚴明

安得為大醇既非大醇又安得為小疵哉廣此而談為智也而
 鑿為勇也而亂為信也而賊為仁也而兼愛為義也而為我為
 節也而潔身為廉也而遁世往往過乎中道以取高於時誘於
 所長而不知自反皆由荀揚之徒創為異說而激之然也由前
 出愈奇
 言之申不害學黃老以為相虛僞矣而未醇韓非子善法律以
 逢時刻礪矣而未醇彼荀卿者此其僞矣由後言之東方朔與
 萬乘為遊戲談言多荒遠論有未醇公孫弘對策為博士馭世
 惟刑名術有未醇若揚雄者此其僞矣此而謂之醇人然乎否
 乎吾故曰人之不醇學之不醇也學之不醇心之不醇也

錢礎日日孔孟為千古辭人以其道如精金美玉也彼言性惡言善惡混之徒直瓦礫耳安得為醇漢碧此篇層層駁入而議論一歸於正可掇旨黎立言之失已

剪商辯

楊 瑀

謂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安所徵乎夫太王季文王乃孔子所
並稱豈其于數世之先即萌窺伺有商之念此得與其勤服事
之德並垂世緒乎以太王論之非欲剪商之人也剪商之說實
出于詩太王避狄遷岐其國危矣豈當此流離倥偬之際而即
有二心於商數百年後為詩人之所窺乎以遷岐之詩論之非
可翦商之時也爰攷遷岐之年乃小乙二十六祀越三載而高

宗武丁立殷道中興歷五十九年而武丁始歿後雖寢衰而王
季文王世篤忠蓋周家聖德太王實啓之詩之實始剪商正以

避狄之故而知太王之德肇基于岐卜之天命已有去商之漸

此段言史漢之誤

耳因史鑑載文王生有聖瑞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泰伯虞仲知太王欲立季以及昌逃之荆蠻漢儒王充輩執此

數語遂乃牽合詩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於是千載之案牢不

可破誣聖德亂經旨莫此為甚載考遷岐之後越四十三年為

武丁四十一祀而太王始生季歷越九十五年為祖甲二十八

祀而季歷始生昌于實始翦商之時相去遠絕兩不相蒙且文

王生之年即太王薨之年時已百二十餘歲太王以其瑞而知

其當興則有之何嘗欲廢嫡立季曲為始生之昌地乎此史鑑

漢儒之前後傳會無疑也乃又援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為之

段言引據左傳之誤

證則左氏已言之矣及考二語在官之奇諫假道一篇謂泰伯

為太王之昭因不從立故不嗣此正言其當立而不從非太王

不欲立之也傳中並未言翦商何以忽有泰伯之不從且泰伯

既逃之以成太王立季之志則已曲從之矣何謂不從謂之不

從必太王之志在泰伯則可既曰知欲立季以及昌而託辭以

逃豈得援不從以為證一語似合實悖特未之察耳然則泰伯

此段言泰伯實出于讓而非以太王之不欲立

胡為而逃乎不明乎泰伯之所以逃則翦商之說猶未免因泰

伯而致疑于太王也蓋太王泰伯一以天命為歸太王知天命

之將歸而不能辭故不妨傳之季歷泰伯知天命之有在而可
以讓故不妨逃之荆蠻孔子正以泰伯不逃亦未必不有天下
而泰伯乃托之采藥斷髮文身使季無可推之義故稱其三以
天下讓泰伯之逃乃泰伯之讓也若太王欲立季以及昌則泰
伯本不得有天下孔子何以稱其三讓而謂之至德乎泰伯之
德之至在以天下讓而千百世無有知之者唯孔子知之也如
果先去以成其父翦商之志則其事固不足稱孔子必不嘆美
其至德而慨然于無得而稱也至謂泰伯有夷齊扣馬之心而
事尤難處故孔子深贊之則泰伯虞仲皆商之義士而胡獨以

之不可諫

此段言太伯之逃非以太王

讓德美伯也審若是則泰伯宜有潛移默奪之用以成其孝况
迹未形而志亦方萌豈遽潔身先去而悍然置父若季于不義
乎泰伯之心當不若是忽夷齊之所不為也要之夷齊可執君
臣之義泰伯宜敦父子之恩斷非可以西山之操竝高泰伯倘
孔子以此稱泰伯則異日管蔡之事亦有可原未必非有夷齊
之心而處得為之勢者矣明乎泰伯之以天下讓則并可以明
周家世德相承皆太王之創垂統
太王之志無非各盡其臣子之道以俟天命即土季之其勤文
王之服事天命一日未去則猶吾之天王也迨武王十三年而
陳師孟津則天命已去即為獨夫不得已而未受命不敢違天

此段結出

更○深○一○層○

也○即○武○王○亦○非○有○翦○商○之○志○也○故○曰○善○繼○善○述○知○武○王○之○與○文○王○則○知○泰○伯○之○與○太○王○矣○嗚○呼○一○門○之○內○作○者○述○者○讓○者○受○者○莫○非○順○天○從○人○有○天○下○而○不○與○羣○聖○之○心○前○後○一○轍○乃○因○泰○伯○之○讓○而○致○疑○于○太○王○之○翦○商○不○大○傷○聖○人○之○至○德○也○哉○

梅正平日翦商之說始于詩而成于史漢又証之以左氏之文遂令聖人蒙千載之枉賴此辯一一洗出不特為太王知己實萬世聖學之功臣也

錢礎日日翦商一案從未發明此篇層層辨駁俱審平時勢酌乎情理而言之可以徵組玉讀書論古之識

魯仲連遺燕將書辨

張綱孫

○扶○筆○

張子讀戰國策至魯仲連遺燕將書曰是書詐也蓋出秦時人筆也按記周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齊湣王走死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齊田單以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迎湣王太子于莒立為襄王是仲連所遺燕將書蓋當是時也今書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斯數言也予得而論辨之傳曰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王壽三日反報曰趙民壯者死長平孤未壯可伐也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使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樂乘遇之大敗燕人此係燕王喜五

年事也王喜為惠王曾孫立于赧王五十三年事又當五年其

間相去二十餘年何以書中及之且田單復齊不聞燕尚守聊

城以齊兵之強田單之智乘破竹之勢詎有攻之二十餘年而

不下者哉且記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與馬服君

論兵法後遂相孝成王詎單為趙將後復率兵為齊攻聊城乎

且也聊城在齊境瑯琊渤海之間燕將以孤軍久駐援師外絕

粟食內匱齊舍之二十餘年而不攻乎勢必不至此此其守聊

城事未真顧安所得書其偽尤章明較著者也獨是史有用單

復齊事而又稱仲連好排難解紛以是後人偽誤其書其文肆

其言曲而中當非秦人以後筆也不然仲連不肯帝秦欲蹈東

海而死而其勸燕將也曰捐燕棄世東游于齊請裂地定封富

比陶衛是教之叛也嗚呼在已則欲忠在人則欲其叛雖中智

猶不為曾謂仲連人也而為此事哉故曰是書詐也

陸麗京曰辨晰既精筆力亦矯是先秦文字

錢礎日曰仲連義士也觀其遺燕將一書無非誘之歸齊以

成功立名為事此戰國時圖功名者所為而謂義士為之乎

此書一出遂致後人多少遺議祖望以一言斷之曰是書詐

此說又○仲連所必無

層○剝○出

也而仲連心事始明矣其辨典核詳確亦復令人心折

堂定本

先憂後樂之義辯

周弘

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說者引魏鶴
山詩○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之句○以為聖賢憂樂
並行不悖○何先後之有○余曰○不然○公之言曰○進亦憂○退亦憂○何
時而可樂也○公之心○惟知有憂也○然則憂樂異乎○曰○無異○聖賢
之心○憂之為戰兢惕厲也○是易所謂終日乾乾者也○樂之為不
愧不怍也○是孟氏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憂不以樂廢○
樂不以憂忘○此謂並行不悖○然則奚分先後○曰○如易與孟氏之
所言者○以性情言也○如公之所言者○為天下言也○為天下不得

不先憂古之人有憂之者饑溺由已切于心天民納溝壑其恥
 以至幽風七月之陳風雨漂搖之懼無日不在患中也若公
審時度勢之論
 之時又非禹稷伊周之世矣宮闈有廢立之漸邊隅值多事之
 秋天下一可憂之天下矣夫士君子之身任一官一郡不足憂
憂字講得真切
 任天下事為足憂任天下于承平之日不足憂任天下于危疑
 倥傯之日為足憂公也江湖廟堂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其言曰
 為之自我當如是成與否非敢問也較諸葛忠武不計成敗利
 鈍之心無異夫成敗利鈍俱所不計此其心但知以天下為憂
 何暇優游自愉快耶跡其犒諸羗鎮西夏被德者心感聞風者

膽破敷陳十事條列四論指切時政無所顧忌畧舉一二以觀
 其概非防微杜漸計遠慮深為社稷生民憂者孰與此然則既
 為天下將日憂人之憂無暇樂已之樂乎曰非也聖賢所樂乎
此為真樂
 已者天理之公而已其憂在天下者亦天理之公而已禹稷顏
兩言斷定
 子易地則皆然也公之憂不得不先樂不得不後其能以天下
 為已任復奚疑士君子膺天下最艱鉅之任必有為天下實任
此段議論斷不可少
 事之心而後功名可不愧于公余恐晏安自便者矯托憂樂不
 倍之說而以天下責望之身等于岩穴幽棲之士適其性情已
 也○不得不急為之辯

錢礎日曰語語真實事事確切直如文正公設身處地而爲之憂樂先後定是不易是辯也可以規緘齋之立志矣

堂定本

雞鳴山定祀功臣辯

楊无咎

吾學編云、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六王及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楊、仲、子、謂、鄭、端、簡、公、于、是、乎、失、考、矣、予、讀、高、皇、帝、之、勅、曰、朕、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念、前、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蓋、興、王、報、功、必、先、死、事、之、臣、所、以、獎、旣、往、勸、將、來、也、先、是、已、亥、歲、馮、國、用、以、疾

○贊○語○堂○皇○大○

○家○氣○象○

卒。次年庚子，擊陳友諒，張德勝戰沒。又二年壬寅，趙德勝守南
昌，中弩死。其明年癸卯，苗軍作亂，胡大海耿再成皆遇害。越四
年丙午，攻張士誠，茅成中矢死。吳元年丁未，再圍姑蘇，俞通海
中流矢，載還京師以沒。而丁德興卒於軍中。至是，巴西廟成，序
爵以祀。越梁蔡豫高陽東海六公，而馮丁不與焉。未受封也。是
年七月，鄂公常遇春卒。其明年四月，孫興祖戰死。八月，康茂才
卒於軍。三臣者先後受爵，以次入廟。而開平王居首位。越國上
共祀九人，十有一月。通海再成，改封號泗德興國，用乃始受封。
則郢濟二公之入廟，當在燕山斬國之後，斷無疑矣。是月也，大

封功臣封公六人，魏曹衛三國與焉。侯二十有八人，中山江陰
靖海宣寧廣德與焉。是時沐英吳復猶未得邀尺土之封也。四
年二月，廣德侯卒於崖州，憫其沒於王事而無後也，祀之。五年
春，北征沙漠，宣寧侯戰沒，祀之。報其忠也。十年冬，祀寧河王。是
以征西凱旋病卒者，也是役也。西平侯始受封，而中山侯以是
年正月進位信國。十二年，靖海侯出師定遼而卒，命祀之。是年
六月，論征西功，封侯十有二人。安陸與焉。十四年，祀江國公。上
親為文以祭之。十六年，安陸侯轉餉盤江，卒於貴州，以像入廟。
十七年，祀岐陽王。王之沒也，云以招納文士，諫省內臣，至于主

具眼看

怒遂以驚悸暴卒然死非其罪殆匪可與韓宋穎涼四公同日
 而語者也故太祖震悼恩禮不少貶焉十八年中山王始入廟
 位第一為諸臣首二十五年祀黔寧王而東甌王祀最後以二
 十八年八月乃卒斯二十一人者或以死難或以病亡或沒於
 兵戈捨攘之秋或卒於天下既定之後其功業未始有同焉者
 要皆能竭其股肱之力至死而不替焉故足祀也他若宋穎二
 公暨德慶南雄延安江夏淮安豫章永嘉定遠南安東川諸臣
 或坐黨事或以譴死其功雖高皆不得祀而長興武定之沒則
 在遜國以後故亦不克與焉原其初未始有軒輕也若如鄭氏

以下發論俱折得倒

定祀之說則太祖當是時於所存諸將中舉是十有三人者而

命之曰是宜祀其餘則否信斯言也則置善長等於何地耶善

長或以文臣故而馮耿廖傳之徒則何以自解也勝於開國時

功業遠過鄧湯而封爵亦在其右炳文守長興為東南保障比

於中山江陰二侯其功實相埒也已酉季春論功行賞自中山

王而外無出永忠上者友德西南諸功雖在於後而大封以前

其功業亦甚偉有勇畧冠軍之論豈反出華高等下耶高之納

歛也與南安南雄德慶偕曹良臣之來歸則與東平營陽豫章

等相似也三年之封彼六侯者皆受祿一千五百石而宣寧之

祿不過當其五分之三廣德之祿僅及其二則其功之高下槩可知矣西平安陸迨丁巳巳未而始受封若使果在應祀之列矣而反靳此封爵之賞何居乎予謂立廟之意凡諸臣之克勤王事終其身無罪愆者沒則祀焉曾未嘗以二十一人為限也蓋自東甌既入鮮有繼其後者追而數之故云然耳而謂定於巳酉之春且曰生者虛其位焉甚矣其謬也且太祖寧知馮傅諸臣之必得罪以死耶若逆知其然而先外之則諸臣之不終君恩之也嗚呼高皇帝之待功臣不可謂不至矣德則彰之過則訓之諄諄然若父之視子豈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勝與友德

此論甚確

淡恩美意洋

位列上公不思報國而乃娶元妃以肆其欲求民田以濟其貪德不侔功能無及乎方庚戌之封也湯趙廖郭實煩延訓而和乃心王室終無怨言竟受公爵贈王賜謚便蕃之錫諸功臣莫得而並焉假使因毘陵酒之嫌而懷觀望之志授善長之兵而入惟庸之彀則誅夷之不暇豈得列於二十一人之中抑且比跡五王配享太廟哉故諸臣之或祀或否及贈與謚皆逮其身死之日而後決於君心必非先有成竹在胸如鄭氏之說也其有已贈爵謚而亦弗克與焉者營陽東平濟寧鞏昌六安安慶宣德永城臨江航海之屬是也是十侯者功非關於社稷死

非沒於王事故不入也故使燕山安國不死於戰而以考終吾
知其必不與於祀矣東勝之沒與是二臣也若合符節然僅足
以贖專殺之罪敢望祀哉嗟乎以楚國東丘之忠永義濟陽之
烈而弗入焉是則可異也然四臣者或配享於太廟或特祠於
太平或首祀於康郎則既獲忠義之報矣而又何疑焉

錢礎日曰端簡吾學編最為簡至其識議卓然前代作史家
所僅觀震百將定祀一節駁得明快說得詳確雖令端簡復
起應為心折於此見史學之深

牛郎織女辨

王 隼

淮南子曰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記曰織女嫁牽牛傳

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其後遂有隔河鵲橋之

說見之歌咏者無算惟杜工部詩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

古丞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不惑羣言矣尤可笑者唐小說云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

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因嫁後廢織責令歸河東但

使一年一相會誠若此言則彼蒼者天必織而後衣矣且始既

憐其勤而許嫁後復怒其惰而責離則天固不可階而升人又

未嘗身承帝謂亦何所見而知之也至荆楚歲時記所引道書
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則其說
益荒唐無足辨者獨是董永遇織女一事載入孝感縣志孝感
之名由此始似無可疑然永孝行既足動天何難陰相默佑使
永一月三百縑自能具足而必令女婦為助耶縱欲令女為助
獨不可令織女蓋織女非他固世所傳曾嫁牽牛者也帝即感
永之孝寧與以有夫之婦與之是為瀆倫自愛者且不為顧帝
乃為之乎若乃太原郭翰見少女自空而下問之曰吾天上織
女也帝賜命遊人間遂諧伉儷經年始別去又唐時三女星降

世各適一人而織女亦與焉嗟乎人間女子尚以不得從一而
終為恥煌煌辰象乃淫奔若是何誣天之甚也倘謂織女不一
配牛郎者一人下就人者又各一人則內無怨女王道且然天
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顧乃使織女多人虛拘天
上乎且時值災旱唐太宗出宮女三千即可回天而兩帝豈哲
于謀人而暗于自為也就獨異志而論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
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帝
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承莊逃焉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夫
以區區侍兒必命五嶽搜捕輒行降謫而于織女反聽之非惟

聽之抑且縱之吾故知其斷斷不然也。要之立說者固貴無弊而吾人讀書惟在信之以理而已矣。否則人云亦云其不爲前人所欺者幾何哉。

錢礎日曰博搜廣引逐段翻駁洵是辨才無礙

春王正月辨

秦淵

從來諸儒家辨春王正月者或以建子或以建寅如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引孔子牛顛淵行夏之時爲証程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朱子謂天時不可改引尙書秋大熟未穫爲酉戌之月以証周末改月近世周文安又謂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孔子春秋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萬世其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法舛錯殊甚矣。余以時憲授時二曆考之其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卽魯隱公元年也在時憲諸表中爲第二十六甲子內己未推得天

正經朔四十八日二十時三十七分從甲子起筭乃辛亥日也
 授時至元辛巳距積二千零二年推得天正經朔四十七日八
 十四刻一十七分除甲子筭外亦得辛亥夫隱公元年無閏至
 二年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依法布筭是年八月壬申朔庚
 辰乃月之九日也以次推三十六次日食皆周正建子之數其
 春正月即夏之冬十一月春二月即冬十二月以推十二月皆
 然由此言之春秋蓋併時與月俱改之矣夫孔子之告顏淵乃
 斟酌四代之禮樂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
 之書也天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天子未改月而孔子假以夏時
○春秋大義○孔子微言○一○傳○出○

冠天子之月有是理乎尚書秋大熟未獲乃周季秋九月建申

即夏孟秋七月七月正禾熟未獲之時又何疑焉且舉其一二

徵之如春秋屢書春正月日南至若用夏正豈有正月冬至乎

經書二月無冰若用夏正正月東風解凍況二月驚蟄舟楫可

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經書秋大水無麥苗夏正之秋安得有麥

苗經書十月雨雪十月殞霜殺菽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夏正之

冬正霜雪之候而何以爲災則豈非周十月夏八月乎且經書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三年六月方雨夫僖公之六月建巳

之月也巳月得雨猶可耕種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

以下得以經解經○注

三時不雨未月方雨則春不耕夏不種為災大矣何杜氏云不日旱不為災也而諸儒猶謂周正不建子耶

顧景范曰周正建子人共知之獨加春字于正月上儒者遂疑建寅良由未諳曆數莫究根原故各持一說雲九精於曆法上考下推不差累黍就經釋經議論明快足破千古之疑錢礎日日以建子之月為春者子為一陽始生春氣已動故繫之於春也何必建寅而後謂之春乎雲九熟于天官家言其于曆法推筭精詳故言之鑿鑿如此入後就經釋經尤見天人理數無非合一是一是文出從前紛紛聚訟可息喙矣

嚴先生復姓議

毛際可

于陵莊先生後世避明帝諱易莊為嚴相沿至今余謂姓者受之于祖所以承百代之宗祧非身有大故不忍易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况其姓乎若夫莊之為嚴不過一時史臣難于記載而

引據極確

姑遷就其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為泉明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為威公今人未嘗稱威公也即莊公莊躋之屬漢世亦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躋也而獨于先生之姓則胡為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學其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當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僅以物

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舉高蹈世且不得知有其人又
烏從而易其姓也與乃身沒數十年之後不幸爲史臣所易而
廟而祀者遂真奉以爲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歆富春之俎豆
明矣夫富春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爲嚴而不知易
嚴爲莊則亦昧于輕重之義也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
也謹議

錢礎日曰子陵高士也少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乃變姓名
隱逝不見此易莊爲嚴所由來也若避明帝諱亦是一說他
人言之安得如此詳確此議出而子陵姓氏重光矣

李貞文先生私謚議

鄭敷教

蜀進士鏡菴李公諱實字如石筮仕長洲令一以古循吏爲師
綱維張設悉稟國憲上下悅服期年遜居郊外之上清江民仍
父母依之已復移近葑水杜門著書踰三十年年七十有八卒
自爲終制並遵典禮朋從悲悼邦人懷慕萃莊華渚請於石衣
黃孔昭暨其門下士徐晟輩私謚曰貞文先生滎陽鄭敷教集
議曰九德咸事莫重惟貞三代異宜文統其盛貞者正之義也
忠之屬也剛毅之性也一名而衆美苞焉且夫經天緯地之謂
文慈惠愛民之謂文勤學好問之謂文也古大臣之謚文者以

行不以官。近惟官由翰林者謚文。而文必冠乎其。上似以文為翰林之通謚。而不由太常之集議也。今李公二德並優。而草野教語括盡先生學問群謚僉合。惟公之為學本乎春秋。而四傳供其驅策。公之窮經邃于周易。而三禮殫其淵源。嘗謂作聖之道。敦化於周易。川流於四書。先儒之理學。多未涉孔孟之藩。而氣節之殺身。未必至成仁之地。蓋其立身必觀其至大。故其持論有異於群賢。梁蕭此証更確眎素為諸暨令。懸衣冠於縣門而去。唐崔元翰篤學不仕。隱白鹿之陽。皆私謚貞文先生。古者無爵稱子。養德丘園。聲實名著。則曰先生。公有爵者。從蕭崔二先生之後。稱先生。道德之貴。過於品秩。固邦人之志。而公之素心也。

錢礎曰。曰先生。道德學問。允為當代所宗。謚曰貞文。雖私議實公議也。篇中詳而不浮。簡而有要。援引斷據。俱極精確。讀此文如見先生之人。能不肅然起敬。

文淵
堂定本

李孝貞養父不嫁議

丁 澎

李孝貞字鳳秀州李夢康女也事父終身不嫁先父死年四十

七丁子聞之作而歎曰孝乎哉語○斷○定通乎禮之變者也有議之者曰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女以養父之故而棄人道之大不

可以訓後世誠不能一日忘其父即委禽他室獨不可迎養以

終身乎吾以為此非孝貞之心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以事

宗廟而繼著代君子慎之明女子必重嫁也內則曰子事父母

雞初鳴盥沐櫛緹昧爽而朝慈以旨甘子職也而不及女子婦

有勤勞之事雖甚愛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專言婦而不及女婦

文毅 議 卷十六 李孝貞一 十峯草

從人者也。內夫家外父母家。女則否。若孝貞者何為哉。以是推
 孝貞之心。蓋欲全乎其為子也。子則不婦矣。夢康士而貧。夕不
 再炊。女織紉以佐養。尸吟誦與杼聲相聞也。父疾。禱於天。有鳥
 啣果。蘇墮藥。梓中嘗而進之。脫然愈。里中世族爭束帛。儷皮。徵
 孝貞。孝貞益不自安。一日請於父曰。女孰賢。佯曰。善事舅姑耳。
 女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竟不可奪。閭巷聞
 而化之。諸婦女有爭言詬誶。相恐赫。戒母令孝貞。知時復為之。
 語曰。生女慎勿嗔。養父不嫁。有孝貞。君子曰。賢哉。孝貞之於禮
 也。擇矣。亾於禮者之禮也。白虎通曰。女必有傳姆。學事舅姑不

引經以明迎卷之難

引經以明不嫁之難而不悖于理

學事已。父母又禮。婦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必復請其故而後與。
 不敢私其親也。不私其親。外辭也。嗚呼。天下庸有不嫁之女哉。
 魯伯姬女而不歸。春秋未嘗非之。今以生我之恩。篤而斷然廢
 伉儷之制。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斯已。難矣。大孝上尊親。次
 不辱下。能養孝貞有二焉。傳所謂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况其又
 不許嫁者哉。向使天假以年。視父含殮。以終必如北宮女。嬰兒
 徹其環瑱。以終身。從夢康君於地下。洵足愧天下為人子而不
 女若者。世尚有競仕進而慕祿。養忍傲王尊。温嶠之所為。亦可
 以已哉。然則稱孝貞何私謚也。古者婦人無謚。稱謚自宋恭姬

絕大議論

始傳曰賢之也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變而不失其正之
謂貞不嫁則不嫁矣不必復言貞也若吾為誅之而曰孝女可
也此之謂孝而通乎禮之變者也

曹秋嶽曰言孝不言貞此是正論亦是確論一字之謚典制
特重其褒崇孝女者至矣至引經斷義直據漢人之上何第
文似昌黎

錢礎曰曰自來貞或有之以孝兼貞則未易見也李孝貞固
獨有千古矣况得先生文以傳之乎至正變之說尤不可易
其為定議何疑

天下第二泉議

身閱大論

樂華

天下之德潛與見而已夫惟能見而後能潛其潛也雖不尸名

而名嘗懸於天壤亦惟能潛而後能見其見也雖不辭名而名

不居其滿盈今之中泠泉泉之潛者也第二泉泉之見者也潛

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方兩泉未受知於陸子也山僧洗鉢

野客掛瓢湛寂於烟蘿石竇之中兩泉不樂以其名聞天下也

潛則俱潛者也及鴻漸品題一出遂爾標酌酒壇揚芬茗社聲

聞遠馳如趨甲第于是兩泉之名悉不能自闕又見則俱見者

也然中泠見無幾而復潛出乎坎險伏乎濁流渾渾淪淪孰測

各論不磨 堂定本

其源世莫得而絕注焉其見也若先二泉而為之汲引也其潛也若避二泉而使之孤行也中冷蓋始終乎潛者也中冷始終乎潛而能成二泉之見者中冷也中冷既漸忘天下天下亦漸忘中冷而二泉遂獨名世焉然名二泉則終不忘中冷也處貴而不驕其名讓賢而屈乎其下二泉善處見者也二泉雖處見而能成中冷之潛者二泉也嘗試以人事喻之黃石公嘗小見於秦漢之間而子房因之大見焉及子房見而黃石潛矣然天下後世不測黃石為何如人也以其為子房之所屈服則相與稱高之而已對仗恣敵司馬德操嘗小見於曹劉之間而孔明因之大見焉及孔明見而德操潛矣然天下後世不測德操為何如人也以其為孔明之所屈服則相與稱高之而已夫世之功見名立至子房孔明止矣而黃石公水鑑先生不傳一策不鳴一勞而名獨位置於其上而世不疑其非者以用世者之器量易窺而遁世者之變化更難測也然則天下第一流之名用世者所不敢居也說道世大復地步惟遁世者差足當之雖然非潛者不能悉見者之蘊亦非見者不能發潛者之光吾故曰潛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或曰易井以上出為功故曰養而不窮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以其在下而時舍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以其在上而

其源世莫得而絕注焉其見也若先二泉而為之汲引也其潛也若避二泉而使之孤行也中冷蓋始終乎潛者也中冷始終乎潛而能成二泉之見者中冷也中冷既漸忘天下天下亦漸忘中冷而二泉遂獨名世焉然名二泉則終不忘中冷也處貴而不驕其名讓賢而屈乎其下二泉善處見者也二泉雖處見而能成中冷之潛者二泉也嘗試以人事喻之黃石公嘗小見於秦漢之間而子房因之大見焉及子房見而黃石潛矣然天下後世不測黃石為何如人也以其為子房之所屈服則相與稱高之而已夫世之功見名立至子房孔明止矣而黃石公水鑑先生不傳一策不鳴一勞而名獨位置於其上而世不疑其非者以用世者之器量易窺而遁世者之變化更難測也然則天下第一流之名用世者所不敢居也惟遁世者差足當之雖然非潛者不能悉見者之蘊亦非見者不能發潛者之光吾故曰潛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或曰易井以上出為功故曰養而不窮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以其在下而時舍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以其在上而

汜濟也中冷之下伏豈若二泉之上濟乎余曰否夫通全易之
 義乃可言一卦猶窮天下之水乃可定一泉也并以陽德為泉
是潛見大端希處
 乾以陽德為龍中冷泉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也二泉乾九
 二所謂見龍在田者也潛與見俱稱龍龍豈可廢哉夫易始乎
 乾乾始乎潛而繼以見知此者可與言出處矣

錢鑿曰曰陸子以中冷泉為第一惠泉為第二自有深心子
 所推出潛見二意極奇極確不特陸子知心之言即二泉亦
 當引為知己此議出而二泉有定論矣

